H. H. MU CHINESE LIBRARY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 文

上　聖母尊謚議文　　高拱

伏惟暘谷騰曜九月戴其照臨攝提生春萬彙蒙其發育故堯勳光被由慶都之毓祥啓賢敬陳惟塗山之式誨曰若　哲聖實有本源令德旣隆尊稱宜備義寔通於今古禮何間於幽明恭惟　榮淑康妃柔順承天安貞應地降芬華族夙聞四德之修棲景　紫宸允作六宮之冠嗣音　太母祗範　先皇承長樂之懽則執饋

惟謹翊坤寧之教則獻繭惟勤若乃居貴撝謙處盈尚約肅雍有度儆戒無違筐筥采蘩邁有齊之季女瑟琴流荇媲思媚於周姜嘉問翕以光揚芳猷蔚其休暢抑且廓載物之量弘逮下之恩不詖以偏終溫且惠遂使後宮觀化象婉嫕於青蒲女史正詞纂靜娟於彤管千靈薦祉九昊錫符玄雲入戶誕發毋萌之禎彩電遶樞光衍壽丘之慶周熙昌祚篤生我 皇金波鮮朓側之輝豫形胎教銀榜有言動之喻體備師模 慈訓所徵啟姿首出聲為律而身為度望如日而就如雲遂纘丕圖適隆洪緒緬惟寶運方啓未正位於長秋衡乃玉繼

久韜巳歸神於修夜人懷大練推夢日之功　帝省靈
揪有終天之感是用術故典衆彝章進位號於瑤齋森
禮容於金卮雖三泉舊閟不及享九州四海之供然六
衣新陳尚可永一人百世之孝臣等覩龍飛於　聖德
懷鸞馭於　慈顏稽謀皇穹攷實輿論敢緣節惠之義
敬上儷尊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
贊天開聖皇太后

魏相條上漢家事宜以此爲第二義

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

疏　高拱

臣惟兵部尚書即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況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預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葢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既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

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遥遠動經歲時不得展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為禦臣不意 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即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即以一人往既可朝

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强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即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即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

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即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即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即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中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

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旣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

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旣在上者所深體而　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　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

看邊東可見

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爲我 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 聖明裁斷勅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埸之責虜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即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

知苦

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狠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狠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　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既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强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

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即由此爲兵備爲廵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覬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桑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

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

聖

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

明事例以定考覈疏

照得本部汰黜在外庶官全據撫按之糾劾必是所論得實所擬得當然後乃可據也查得考察論劾事例年老有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閒住貪酷并在逃者爲民才力不及者調用近又該本部題 准凡官員貪酷異常者提問才力不及者分別等第或調簡僻或調閒散或降級或改教二次不及者以罷軟論皆著爲成法本部去留庶官咸以爲準而不敢易乃近來各省撫按官往往事例不明任意輕重所論所擬自相矛盾或

撫按不得人何尤乎有司銓衡不得人何

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氣性之乖方乃擬曰所當致仕者也夫非老非疾則安得致仕或論其贓私狼籍咸有證據或論其打死人命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所當降調者也夫既貪既酷則安得降調或論其行止之不端或論其昏庸之已甚乃擬曰所當改教者也夫不謹罷軟則安得改教所論非所擬所擬非所論習以成風恬不為異以求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謫其人以為不甚言之恐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焉是所擬雖是而所劾則非也或欲姑息其人以為既直述其事恐不可留也遂從而輕擬焉是所劾雖是而所擬則非也撫按

既自依違則本部何憑處分自臣拱攝銓以來諸若此者毋爲釐正有劾之甚重而直擬其留者焉有劾之甚輕而直擬其去者焉然亦只就訪之的知之真者釐正一二以自盡其心耳而天下之大庶官之多安能盡訪盡知若不明示事例則撫按兩可之說終不能破若不嚴加懲戒則　國家一定之例終不能行是非奚由定而斥陟奚由明也相應申明題　請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糾劾庶官務要遵照事例擬爲民者必述其貪酷之實擬閑住者必述其不謹罷軟之實擬致仕者必述其老疾之實擬降調

歲下斥貪之令貪者自貪

敗教者必述其行止未虧才尚可用而止不宜於繁劇有司之實其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降調經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如有仍前任意輕重議擬背馳者聽本部參奏究治庶乎論辯有眞而勸懲之理得名實不爽而綜核之治成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初八日具題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于德因派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於彪賄託於德舊欣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俾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秦守忠等捉拿到官搜

好令弟

出身邊銀一包連贓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劾該舉劾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遞公文內夾柬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于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冊柬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拿獲連贓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爲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尚高潔事關名節乞　勅吏部登記俟各官考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爲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贓貨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於却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心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却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泯於無迹而却賄者反爲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爲得計而却賄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

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却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却之是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于有人知見而却之者是亦却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必受乎乃棄其廉於所可見而逆其貪於所不可知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

亦非也而世俗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爲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化爲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周于德張士佩李學詩乃能於行賄之事明言而不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免以利見理之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爲廉謹之勸至於訓示諸司尤爲喫緊蓋俗說之浸淫旣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孰敢安然而爲

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官

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爲美凡遇有行賄之人即當執拿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兩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後凡遇有却賄之官便當紀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爲瘢痕刻之薦剡而不得反指爲瑕纇庶乎清濁有歸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輿治道之一機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十六日題

覆都給事中光懋論巡撫海瑞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參應天巡撫海瑞悻悻自

姦佞皎自明假以事陳橫泄胷臆且反中言官醜詆孟浪無所執據事屬乖違法應參究參照原任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海瑞小器易盈曉節不竟憤世嫉俗詐能體悉乎人情市直矜名豈知卒流於私意致言官之論列宜憐志以改圖方且尚氣凌人大逞心迹之辯誣善敗類連及臺省之臣　朝廷之體統甚乖平生之忠義何在乞　勑下該部降級調用以示創懲如借其舊日名節姑遺咨譴責省令改悛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都御史海瑞巡撫應天更張太驟頗拂人情先該科臣戴鳳翔論列已蒙　聖明處分本官引

不唯有益於朝廷亦効忠於海公

咎自陳亦所宜然却乃憤激不平詞涉攻擊委的有傷
大體今經參劾夫復何詞但本官孤忠自許直氣不撓
舊日名節委有可惜一時憤激乃其氣禀學問之疵揆
之官常原無敗損况已奉有　欽依無容別議合候
命下臣等行令本官照舊候用遇有員缺推補仍令其
責躬省過平氣虛心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
樂務擴包荒之度毋狃意見之偏則將來建立必有勝
于今日者固不止爲一節之士矣伏乞　聖裁

書

與宣府吳巡撫　　高拱

封貢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在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廷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巳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巳其機在巳宋人不得巳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巳賞之而巳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巳何以謂之和哉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

戍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
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
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
國之忠謀　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

答三邊戴總督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
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
之搶如故豈無俺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
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
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

也故茲專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

又

承諭甘肅云云極爲明當緣前撫此者頗祟刻削遂激丁軍爲變耳今須寬撫務得其心則何變之憂至如吉能輩亦宜羈縻有術不必過求深責只懲處吾人停當自可無事高見良是仍須令甘肅撫臺知之乃獲有令圖也

答兩廣殷總督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旣復勦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

貪殘即蒙蔽

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者實遍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柰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殺一場使[illegible]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痍休養生息

乃稱平定不然而猶狃故事恐月復一月廣非 國家
有矣昨已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
伸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
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陳奎劉穩
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
更置者不妨見教即爲處也至於征勦之事尤須將領
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
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
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即 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
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

意矣廣東之敝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畧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畧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

## 答貴州阮巡撫

肯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眞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　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大逆不道此則所謂上告　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

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　君父之前何者　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仇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　君父在上既聞叛逆諸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吏復不原其情遂致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

從來土司如此

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　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仇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有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揷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　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勦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

## 答蘇松朱巡撫

再承垂問具見虛懷顧愚拙何能爲公助者無已則有一焉夫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爲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當極弊之餘奮不顧身創爲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爲之而公但因之耳恐在他人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如以爲戒而盡反其爲則仍滋弊竇而失百姓之心豈惟非　國家之利亦非

公之利矣。區區所欲言者如此惟公其裁之

## 宣諭將士疏　　趙貞吉

題爲宣諭事本月二十一日准臣　奏爲獻計破虜事今虜大營在通州先鋒環繞京城不先挫其鋒則虜益驕不可制矣臣愚妄謂宜急遣近侍有才猷辯博官一員捧　詔詣各軍營激勵三軍之士許開損軍之令許令將士義勇軍民人等人自爲戰但得一首級者見賞銀一百兩如有將官等逗遛觀望不進者亦許本官指名參奏在不失機宜其賞功銀兩須差錦衣衛官校押付各營紀功官員隨同本官刻期發行待事定之日令

以四日取擧相

深謀有識

如故惟　皇上命當事大臣議其便宜行之欽蒙　皇
上准臣論事陞臣一官兼風憲職銜奉　敕宣諭城外
各營將士寬其損軍之罪重其賞功之格臣於本月二
十二日酉時領　敕二十三日前詣城外總兵官咸寧
侯仇鸞等營宣揚　聖意激勵勇敢二十四日早再至
鸞營令其督軍前去勦捕零賊鸞以為雨大未可動臣
以為此雨天之所賜乃賊虜失利之時正我軍出奇之
際今傳聞虜往白羊口出去臣以為白羊等處皆山險
險塞去處而此賊止其一支又以搶掠財畜極多輜重
為累若用奇兵趨出賊前令賊回尋古北口故道則我

三軍大戰可獲大克若放賊使出待其半渡縱兵擊之可獲半克若止望賊塵送之則爲無策今　朝廷開廣蕩之恩令爾將官各得展布軍士又遇此出格之賞且賊入山險之中復值雨水如此乃狂虜大敗之日將軍立功之秋也鸞聞臣言卽應曰此去定當大殺賊將官軍士莫不感激思奮卽時前去臣仍宣諭城西城南城東守護等營畢尚有宣府總兵官趙國忠一營在沙河迤北離城尚遠臣未經辭　朝不敢擅去已令總兵官仇鸞差夜不收齎捧臣宣諭告示彼中將士訖二十五日卯時進城臣才薄識短不能仰答我　皇上激勵將

士之至意臣不勝悚懼待命之至

議邊事疏

奏爲懇乞　聖明賜解輔贊重任退供講職以明臣節以圖報稱事臣於本年八月二十二日伏蒙　聖恩命臣以本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同李春芳等在內閣辦事臣于次日　廷謝畢復面恩講筵蒙　天語叮嚀命臣盡心輔佐贊理政事欽此臣於時稽首仰對謂近日朝廷紀綱邊防政務多有廢弛臣欲捨身任事未免招怨伏望　皇上與臣作主張容臣得以盡力臣誓不敢有負任使以干　明典伏蒙　俞旨知道了欽此臣感

恩圖報一念之誠於是淪洽骨髓矣至九月內聞虜入大同大肆殺掠總督陳其學握兵覲望于懷來宣府之間總兵趙苛棄鎮遠避於應州方域之境巡撫李秋副將麻錦等皆閉門鎖堡以自全夫高位重祿之臣有封疆守備之責者坐視狂虜深入屠殺生民曾不能發一矢以向賊其心固已忍其罪亦已重矣然又於旬日之後虜騎尚未退盡乃輒敢上誇功獻捷之疏以欺罔天聽是誠何心哉人臣之罪寧復有大於此者乎當有巡按御史燕儒宦歷陳該鎮文武之臣失事之由及地方殘傷之狀以聞又該刑科給事中查鐸雲南道監察

敵宰相亦
八消整頓
一件便件
皆可做

御史王圻劾陳其學趙岢掩敗爲功扶同欺罔之罪一時朝廷之上公論頼之稍明奈何該科該部襲守近年舊套在科則爲漫然兩可避匿之恭在部則爲肆然庇護再查之覆蒙皇上發下内閣令臣等看詳擬票間臣即與大學士李春芳說道國家之事最重者在邊防欲整理邊防在正朝廷紀綱耳賞罰乃紀綱之大者若大同一鎮功罪不明賞罰不當則諸邊觀效因循怠玩皆不可復整理矣此乃社稷之計也我輩則社稷之隷又安可不勉乎皇上虛懷委任我輩若不任怨烏能修政立事以報答聖主之知遇哉今正大

同之罪只以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箇字斷之足矣
主將不固守　祖法也隆慶元年　皇上處治薊州山
西失事之律國是也大同巡按所奏科道所劾公論也
當事之臣請賂不行持法不廢清議也守　祖法定國
是張公論畏清議非我輩其誰哉我輩若守得此八箇
字堅定則何事不可立何政不可修又何懼於任怨哉
於時閣臣不以臣言為然臣亦隱忍不敢瀆　聞者以
為俟其再查果如奏劾所論則請正其罪未晚也今該
巡按燕儒官覆查失事罪狀益加詳著況未經再查之
先大同失事之情弊已昭布人人之耳目而不可掩矣

鄧尉之

今兵部題覆仍循回護之方閣臣擬票尚存姑息之意臣備員密勿與參謀斷但自顧才識俱出諸臣之下欲爭論而力不能徒抱學古之愚終鮮匡時之智故懷慙而思退矣竊念臣今年已六十二歲來目眶多效忠無術若旅進旅退惟知戀此崇階患得患失不思有忝衮職則臣壯歲所存之志將與齒髮俱衰而人臣守正之節於是大壞矣此臣之所以自傷而不敢不以之自勵者也故敢冒萬萬死罪哀鳴於　君父之前乞解輔職以避賢路退就講官勉脩舊業蓋臣自揣綿力不堪恐負　聖明委托之重又恐　洪恩未報猶願輸涓埃仰

荅之私以此自白其心求無愧於自獻之言耳

傲然自貴有氣力人

# 序

贈少宰張龍湖南征序　趙貞吉

吾師龍湖先生自學士拜留都少宰之命貞吉曰位雖尊而去則遠矣先生憂世最深愛士最篤茲命實有料士之責嗚呼先生何以料天下士哉昔管敬仲自知其才足以定國而鮑叔知之汲長孺自知其節可以不奪而莊叔知之賢者以才勝君子以節勝賢人君子世所資以立而恆不與值也此曷故哉天之生茲人也不恆數而馳逐競進者又何衆也索之者在紛紛馳競中恆不與若人遇而若人者又非可卒遇而識之者也又況

未有索而必得之之心哉以易倦之心置於紛紛衆逐中又益倦矣傲晛自負者安得至其前哉此士與世每不相值也夫士無當於世世不足以病士世貴善貸士士實足以軒輊世矣隆古士無論至得如敬仲長孺之倫亦足以重世矣顧其難至如前之云一旦有急倚人而濟必有倉皇寄擲者矣豈不可懼也哉小子不敏每亟登先生之堂與先生共歎息茲事未嘗不以爲天之命非人之力豈不然哉先生才如敬仲節如長孺世之資先生者重矣先生其勿不釋於索之未至也夫使先生與世相值必有以處天下士矣雖然士不預求而欲

李廣能守而后能將文用之守武用之將何不遇哉

卒至于前難矣哉小子不讓圭先生之無忘於斯言

贈唐大夫幼貞出守廣平序

予選漢記公孫昆邪惜上谷太守力戰事以爲若此近古儕才之義至文帝使持節赦雲中守嗚呼又何明也是時漢若匈奴矣終帝世兵竟不出皆使屯將近郊天子按行示有兵而已其要領可睹也文帝曰李廣奇才俾遇高祖萬戸侯豈難得哉明巳之不以萬戸侯與廣也李廣事帝年尚壯也已遍歷鴈門上谷代郡守以此知帝之扞邊安民大略在慎擇守夫乘障牧保聚令虜不大入得以殺獲上府討功過即守事亦易辦豈得空

國困用哉至武帝之世則萬戶侯搖鐸而以與諸人于是廣去守而爲將雖其晩年而郅都一以扞圍名則既以其名困矣　明制横邊守碁置虜連近歳大入殺略守民人顧法守不與考責催督糈糗哺幕府行尺牘文墨自喜經國者謂出師難鎮兵又不足賴雖以萬戶侯市期無應者宜倣漢古法重擇近邊及甸輔太守得沉機才智勇略之士稍闊略文法假借之令率民自爲戰禦以寛內稱善計當是時而平陽太守又竟以課民禦虜中不律何哉今之守不得自補卒伍如李廣魏尚有自衛也率出顧募非課入贖罰則安所取直哉以法不

當則謂收市租自用者又何如也大夫刑部唐君曰使
平陽守兢兢守常磨歲月以彼才智自效虜亦易與烏
可越格令率易若此予曰嗚呼行千里者宿舂糧胝跰
曠者不及於眉睫事有固然者是時虜旦夕入率婦子
待命又奚暇磨歲月顧不念其時能令虜不入境也守
雖操一切不暇念民亦遠出於坐視虜去後深文平繩
之使後守徽纆四肢欲自奮無由則執計者之過也烏
在所稱闊略假借之初意於是唐大夫出守廣平矣過
予論事廣平畿南閎國不若上谷平陽要害然虜往年
掠至完縣則廣平宜急備宜大夫以才士行大夫讀名

實篤核擊斷之書久奮氣再倍可以出而擊禦虜寬上憂不但專理民不得以繩文深恐爲解夫大夫談詩書起家者儻亦有鷹搏𤢪射之雄乎善乎田叔有言雲中之民自爲守出死力擊虜不可禁嗟乎尚得民心如此即功名易成矣此尚之能也宜文帝之爲尚動故予與大夫討邊言雖多又終以安民爲之本

寄贈河南少叅李同野序

吾蜀士仕京師者約値出領方郡則聚而贈言聯鄉好也今年春巴中李子先之給舍出使王國選補河南叅議於是去日遠矣鄉諸君子要予寄言贈之趙子曰今

李子豈非時所稱機警通達可與立事之才也哉李子爲給舍有年矣諸欲有論說會不得便　皇上覽觀庶政無有闕遺當是時李給舍以爲不得其機則寧默以爲工蓋其志若此也居頃之給舍使雲中與雲中將幕摘發叛者以聞　天子怒立誅叛者盡于是皆知李子才有謀可與立事而李給舍聲名燁然著矣以予則私覩李子之志意漸不自喜稍欲以使事去而補外之命下則適與給舍疇昔之意無不稱合而顧有爲之慍者與予私心所睹識奚異若此乎夫慍者徒以叅議稍失勢視省中光寵殊矣此卑卑者豈宜以期李子夫士

所貴勢便者謂其可以立事也非以快意滿願自好云耳也勢便而自立缺然奚其寵光哉先之之知足以辨此無難至予欲以切劘者顧異于是云初先之與予同舉進士暇則論學術是時先之商方于道鋭甚予固羨其賢至推刑浙中入給事　禁闈則已才情渙發摩研先物跕藉適化有不窮之思故予服其才始知李子意用世而予瞠乎其後矣李子顧予之伉厲自信不設畦府任挺不避忌恐其一旦擯落懷有意而無所于施故時時道予以古人立事之劘量乃予則習聞其意而無所由進于期也故無以復吾先之而守其舊聞夫汲生

公負言汲汲其能雖之氣鬱不獲伸矣

事洪可謂徑挺無前矣是時公孫氏膏其軸以罔圜于世豈不自謂立事固自有度而汲徒悴者然卒繫社稷之望而止戈于域中者汲生也固貴自擇術哉方今士非才不足患無以御其才之患嗟乎以不御之才馳進取之途以立于功名之際難矣哉語曰智則謀不肖則頓故士有寧不得于彼而不欲失乎此解在王良之說奚矣諸君嗟唯遂列名氏于左寄諸洊之輶車

贈南京文選主事楊朋石陞祠祭副郎序

嘉靖甲寅之夏貞吉釋罪南服起抱牘留都文選司爲郎坎壈瑣僂無復之耳奚有往者脩名立事之氣哉蓋

交有所自喜而才足爾之

淩淩衰矣至睹世之著名立節才諝楨表之士又時時喜勃于中而機衡于外躡屩之輿交抵掌而談行事所謂不自知其何心也人見予若此以爲猶故吾焉不知予將掩其聲光藏其狂愚以逃直旦夕去之與履稀竃者比耳吾友華亭楊子㓜殷者予至南都時所好交之一人也忘其身之坎壈瑣僂數與談當世之務述往古之迹者也談之時復憤之述之時復擊之往者脩名立事勁挺抗厲之意氣時倏震而衡焉即楊子亦以予爲猶故吾在者也夫楊子博學洽聞脩名砥行蹈道而擇塗要異日爲世之楨表予重之好之誠其心知之也顧

楊君乃若不知予志之衷何也夫以楊君之明何可謂不及知予哉予內懐若此而外著若彼宜楊君之信予杜德機耳居無何陞楊子禮部祠祭員外郎屬將去比撰舟矣考功萬子楊子驗封黃子稽勳塗子者皆楊子之舊僚友也以予與楊知心而好深宜授簡而譔辭嗟乎予之好楊子亦奚過哉夫士不務學則陋不尚節則罷彼陋與罷剗見聞薄名檢刓方旁合於世恥貧賤而貴顯榮乾沒世利三倍而揚揚談仁義不幾發冢之辱哉君矯矯然蹶蹶然誠慕古之大雅與今世之卓爾者其擇之審矣詩曰邂逅相遇適我願兮殆若人之儔與

雖然楊君方嚮世而予志在避去始之邂逅誓將背馳向之適願尋當相思四君子皆用世之才與楊君同其相知而不必與予同其相思則別君又予之難也古之君子進不隱君退不忘世士者世之幹也予不敢忘世烏敢忘士哉嗟乎吾彷徨無所庸于世得遇士之足以益世者身雖坎壈瑣僕庶幾乎獲亦多矣

直不可與名利祿

傳

孫孝子傳　趙貞吉

孫孝子者餘姚孫長公也名堪字志健忠烈公之長子也世系綿邈語具忠烈傳中公歷官都督僉事贈都督同知項以御史上其事旌爲孝子不稱官重孝子之行也孫孝子生有異質無所不學雄於古文詞而不屑爲舉子業談經濟之略而不營仕進慷慨慕古忠孝大節事器識出行輩人上故有盛名於鄉矣當正德己卯奉母家居而江西之難作變聞即洒涕挺戈從之至則逆濠已擒因改治忠烈之殯一慟而死蘇時遂瞶其兩耳

當是時陽明先生哀孝子之悲憤而爲文以弔忠烈曰公爲忠臣公之令子爲孝子故世之稱孫孝子者自王公始也孝子乃結廬忠烈之墓所三年而孺子泣復壘哀九月又歷三年而不色喜於是有一莖九葩之芝生於墓左矣久之上念忠烈之事錄孝子入禁衛孝子乃與其弟掛壁約曰終天之痛已不可爲吾以未死之年奉聖善之養似可勉竭也續先緒而酬國恩其在二弟乎始治宣武里第率二弟以奉太夫人者無不備明年嘉靖丙戌孝子以才中武試第一大司馬嘉魚李公嘉其賢行而孫孝子之名動于京師然孝子則痛其先人

要英

之烈也又自傷已之不可離親以有爲也故歛其果毅之氣慨奇之才精絕之藝惟思親怡母之爲討沈抱幽懷默以待老不復顧世之知我矣獨時時事翰墨作爲怪石幽香寒英奇嶠遠水滄浪諸數十百本流散人間其寄情若此止耳室尠媵姬門無雜賓祭祀必齋室家振振聚美百行以光二人則孝子之志日孜孜焉孝子嘗自叙曰先人之變期一慟而死此幾年者爲老母留耳其言悽絕如此故孝子之視生也若浮其視死也若休其于世也若暫寓而寡儔其于名利若不可與謀其氣素剛其言素莊其在太夫人之前則氣和而言柔矣

是時孝子漸已書老二弟亦皆貴顯諸郎孫俱入高等而孝子旦夕卒之爲嬰兒之嬉於太夫人之前則無不翕然愉愉以從太夫人偶有訶責孝子必長跪于前解之音辭惻愴故太夫人即瞥然意釋而無傷太夫人每哭忠烈忌甚哀孝子卒闔室助之畢哀旋必百計以求其意乎諸子弟徐察孝子所獨居處嘗有淚痕宛在枕間終不令太夫人聞也。癸丑之秋孝子年七十二而太夫人始捐館孝子毀甚初孝子雖老而健過壯夫以縮下水漿故逮極厄愈烈烈不可奪旅次錢塘一夕隕石于江涌水溢舟衆共訶之明日孝子以不勝哀卒于旅

處嗟乎若孝子疇昔所自叙之言信矣柩前之卒與殯前之櫝蓋如一日也豈非至性不可解於中而卒能不食其言以成其純孝也歟　論曰歷選古之孝者七十而慕自重華以來或有之矣然未若孫孝子之於二親哀亡養存各極其情若此之至者也抱茲至德以配忠烈可謂能子矣

書

## 與徐少湖閣老書

趙貞吉

貞吉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而不敢援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覩公有相憐之色已而别去數年皆荷吹嘘枯朽令長華蒂往來於心周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心始遂矣夫僕之於才直管蒯耳而能得此於公何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一顧不可驟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疎隨之乃雲變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僕處放遠之形持

久疎之契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於久而不忘之數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抑僕乃我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缺正爾其鍾情者耶不然何其在遠不棄而去久不忘若此也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朝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說可舉而措之天下者尠矣自宋以來講學明道者皆在末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質粹上智體尚中行心鏡內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矣舉其說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物而爲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爲萬物者聖人

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周於道者天不能害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才用每空天下囂然恐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爲必不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故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得同而况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持此大憂而無位以託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爲警而非以爲佞也惟冀少遜碩美以安赤舄

得此一句眞有用之

學矣

以繫天下之望以酬願治者之心此固內朗外圓妙應之跡宜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益近領援拔之恩思投短記以答宏慈而幸爾有狂斐之言遂大忘其疎賤之體亦以恃盛德大度而無所悒損也

再與徐閣老書

昨歳幸覩德容聆謦欬歸殊有喜外之喜也昔有問文潞公自視魏公如何者潞公曰魏公地位別彥博只有些粗才偶備國家用耳夫韓文二公由他人視之亦伯仲之間耳而文之服韓乃爾深至始知人之器量相去

之遠目有定品也當國家多事之日有大如魏公者在寧不為喜外之喜哉僕不敢倖也冬末春初漸舉黜陟之典不敢以冗雜書札奉混政府遂踈息至今失奉脩候以謝往惠負罪負罪僕起遷人三數年而為卿寺國家待遂臣若此恩至厚矣僕本不期至此而偶得之當自量度倘進於此則有大責任何以堪之不堪則咎吝及之故恐恐焉日夕思免去而無由也惟我公知僕之切此後勿復以僕為意俾得充位于此或以不能而去則受翁保全腰領之賜沒世不忘之恩也僕之答往惠而邀新福於知己之門至眞至實若此遙企尊慈不以

爲倭爲詐而棄絕之近灾異非常人心懍懍又聞採木追徵之使四出此驅民爲盜之具也卽如此已不可支儻又加以潢池中物則將何術應之耶自壬午以來長星凡三見而郊畤宗廟朝堂皆從更新此氣數也天道幽遠腐儒不能妄測但以人事論之東藩已撤虜入二次如無人矣而三衛方爲之嚮導北虜牧馬射獵於垣內不知其幾矣而丘富等叛人極力爲之先驅関輔地震將及二年山東河竭地裂而吼妖言喧騰不可禁止此何祥也東海妖民造亂五六年生民死亡不知其數今又挺然揚帆至于坐邀部使者往赴議事隱然如一

其鈕頡欲
罰

敵國而莫能詰何漕運之道二次見决今番之賊未及于人破縣掠州俱從淸河下安東出海去而提兵者奉頭鼠竄不知何往又聞福建之賊掠省破州惟有送船齎賄求其解纜而已略不復有顧藉中夜念此隕涕沾臆何由解也古人云食人之食則死人之事乘人之車則憂人之虞嘗激昂思得一當以報主又自顧才智勇力俱無一可奮徒見笑耳遂悄然含意自摧沮而止惟願在位賢聖大臣爲國爲民爲社稷默察天地山川百靈驚戒呵護仁愛之意而早爲之圖毋蹈往古悲憤之轍而爲奸雄所竊笑幸甚嗟嗟僕此願寧有旣哉僕之

惟閉戶可以省過

願豈終不可遂哉僕觀時事之難則有憂中之憂復觀我公之才眞濟蹇之具也故又有喜外之喜易曰大蹇朋來僕行當見翁之朋雲從而奮庸蹇誠不足恤也

## 與高中玄閣老書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咎慨然歎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卽成參商是吉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已定奈之何哉吉與公比肩出入者十月未有一言之郤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爲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咎

高與趙皆用才宜相君不必相左

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哲矣夫哲人知機知柔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爲快哉又嘗語公曰數十年來人臣黨比成風共欺罔　君上賄賂公行綱紀蕩墮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蘊藉具八面應敵之才居　皇上賓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效鉛刀之割自列於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觀公動庸之焯茂夫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

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別來終不敢以纖芥有憾於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茲再述前言以獻於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為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於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狹同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景耳驅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佗望哉惟

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揣突記室以自附於士君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 復李生書

足下兩書暨文二篇問予曰可以名世否噫此特舉業體式之稍變耳然筆鋒亦未甚振也以此逐取青紫則易矣欲駕於作者之門則未也夫世之取青紫者何限得此又奚足泰哉由生之言尭其意豈止于薄青紫而不取將不作希文巳上人物直欲追古之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志大矣迺徐察其量則似以虛爲實得少

語氣太豪宕涉粗悍荊川亦多坐此

爲足而已安于卑近矣此又何說也夫步象蹠者不由兔徑恢大業者必宏遠圖昔古公欲大周之業必遷於岐山之下居焉陶朱欲富其積必處于定陶天下冊車財貨輻輳之處然則士之欲追古聖哲而求得其所爲道其取材畜得當何如耶迺若足不出于百里目不接一勝友抱兔園寒陋十數冊故書操舉于活套疊疊不休之管以雄長于目不識一丁腹無一點黑汁之輩之中偃然自大曰吾以斯文自任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有識在側奚啻笑河伯之泪于秋水又迺歎溝澮之盈于屋霤人以爲愧矣生謂之然乎其不然乎雅聞生年甚

少項嘗習靜山寺奉母養志文史自娛俯仰今古蓋吾
鄉郡丹山之雛也豈不愛念嗟嗟人亦有言年近三十
憂老將至世事易纏糺光陰易懡㦬忽忽淹留壯老逼
人打入凡俗隊中亦不難矣可不省哉可不畏哉蓋士
學道而無師承秖以文字相詆誇者畢竟墮此耳貞吉
老矣嘗思得一佳士而寄意焉所以珍生者甚至生母
索高價于吾之門哉韓退之又將三沐而三薰于子須
謹避之耳聊發一笑

是公得意之人得意之筆蓋比之于公豈淺也哉

神道碑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太保楊文忠公神道碑

趙貞吉

惟皇天篤我　明之祚聞出哲臣爲　社稷隸二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巳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咸武南征隕空洸陛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科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傳曰仲之生爲齊也仲在則齊存矣往事二際社稷之計賴二公居多安可忘耶于公巳表於　憲皇

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　皇上奉我　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為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　恩數備至嗚呼休焉不忘臣下之勞其　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楊氏宗廕改窆墓祠而祀之以碑辭屬予噫公希世之英也予茲之論豈敢苟耶公事業詳具家傳謹掇其大者以引士評之先導可乎公名廷和字介夫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世賢避亂入蜀居新都父春湖廣提學僉事母葉氏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于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廟廊鄉先達司

一代得士人
長沙有見

知人

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别曰介
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
脩文講讀聲譽茂籍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久之
以正德丁卯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
孽璫之焰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
巋然而長沙亦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
文人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大夫余公識公於
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
公始獨任時公丁憂　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惟令
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

興數也噫公再進而時事益難爲矣　毅皇帝匹馬揮
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
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差嗟自宸濠搆亂訛言載路包藏
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
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景耶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
遠奉　綸音近承　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
無鳴鏑徧寡驚柝安平且泰俟　上之回嗚呼可不謂
公勞已乎　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銃卒環布
蕭牆梟獍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
測可恐言耶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　內旨許其

社稷臣

從事始以一刺紿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抑虎之機此蕭張擒信之智也旋以便賞犒恩歸官卒令掃迹出闘成逐年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㨿鄔之臍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巳乎然後清 宮警道迎 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 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巳乎。

公所歷皆難事

當是時公之勳名著矣風烈高矣將造物者亦忌公耶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遂以癸未冬去位蓋公去而時事日異矣聞長老云公始定策迎 立之際亦援往代母子故事以動 宮闈矣蓋以安 社

公所不能

成亭而又歸于無尤

稷爲急不恤其他也逮詔中外　上於時無難焉遂行之耳心豈有他哉四子起而持之是矣第無肯亮公之心耳公可辯耶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哉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遇也事之尤我時也吾惟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圖機達識豈不知　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不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禮之閒身任　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必推心絜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禮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　泰陵掃宮役隹而徐圖其後豈必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於去以免義我尤

也以此夫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稍據經術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来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奚爲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人我尤也以此世復有不齊之論出于意見之偏錮於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　聖主懷怒疑有諷嫉罪且不測豈非流俗未易卒變時固然哉公之決於去以免事我尤也以此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也人臣之道豈易盡哉悲夫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詩曰我思古人俾無尤兮殆公之謂也夫君子曰去易事也而公之去則天下惜之者

節于碑誌平寫出來□高手

爲大業之未終也然　聖皇念公則未甞巳也何則漢
宣偶一思故勑而左右測其意在於儷微我　世皇亦
數起用舊臣而因讖　皇心之默存於定筞豈不然耶
故十年之內　九重懷鄰意切矣然環詔雖勤而膚効
未奏也假令公垂老尚在則　皇慈豈忍俾終於棄捐
乎應知佩可宵還勑當晝合矣惜乎天之靳之也恭惟
我　皇上知　世皇之意也攺元之初一洗釋之嘉勞
憫忠以慰仁人志士之心勸忠臣孝子於來裔猗乎
盛德曷以加哉往者奪門輩爭甚於公之譴乃　英皇
獨難之爭者曰不如是則今日舉無名而于公殲焉時

凡有任天下之具者書亦不肯妄讀

惟憲皇帝知英皇帝之意也則改元初亦爲先雪而嘉勞憫恤于公復完嗟乎二公力於公家其忠同其受報亦類顧不異哉乃若我二聖之心則如天之覆也如地之載也如日月之照也窮劫贊頌不能盡矣傳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惟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邇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廠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

忠肅亦不以死貶才貶忠

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勑已濵死逮　嗣君未至承　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泰如瓊稍疎皆足以死　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謠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幾死矣然而不死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也者耳論者謂公委任半於古人而功勛倍之往代以負荷危艱名世者皆當出公下信矣獨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尤確梁公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臣之

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如此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遥瞻榜楔日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旛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閒氣而生者耶公在位一辭伯爵及太師太傅三辭錦衣衛千戸廕再辭文職四品世襲廕居家儉素食不兼味衣命服外皆布素子弟科第相望不以爲喜曰此未事也謹言行脩身齊家斯人道之大者幼不好弄比老而聲伎不一至於前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

利灌涸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建坊牌費脩縣城城成賊至救生命以萬計次置義田於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脩創利物業三焉公之加意人間世何如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今未易舉也公上三世皆贈如官元配黃氏贈一品夫人生子愼正德辛未科及第第一繼室喻氏內江人封一品夫人無出側室蔣氏封孺人生子惇兵部主事恆中書舍人先公卒恍舉人女二長嫁脩撰余承勛次嫁舉人劉大昌孫男十人同仁寧仁生員志仁湖廣都司經歷其仁廕生斯仁生員有仁舉人興仁指揮同知右

仁尚寶司司丞資仁力仁公以嘉靖巳丑六月二十一日卒于正寢於時愼以議禮謫戍永昌以撫臣議奏許一奔喪巳而惇恍亡而諸孫幼公處淺土者四十年紀綱家務以付愼繼室黃氏云氏遂寧黃尚書第三女有才志幾幾楊氏嬰日矣亦天以報公勤勞王家也嗟乎宣孟之仁成季之勳天之所以報公者豈有旣哉貞吉曰惜乎予言也陋不能爲公重聊持論以後之賢者耳因憶年二十時以諸生謁公公器之去四十五年得矢公薦藻之辭俯仰人代傷慨悲歌爲之欷歔辭曰　坎坎擊鼓導江之浦雲頂山前鶴化仙鶴鳴壘畔雲行雨

聊騁目兮四顧望夫君兮容與九疑雲淨喜回峰三峽濤平愁枉渚愁莫愁兮夜未央思莫思兮東方曙衡門空閉鎖松筠水遠山長會能取䟦靈駕兮未來悄娟娟而延佇　右迎神　擊鼓其鏜鳳山之傍松鳴風兮聲琳瑯葭澠月兮容蒼蒼蒼眇一夕兮千生睹君子之輝光琴瑟齊御千徽張妙舞竝奏進樂方樂莫樂兮兼相忘醉莫醉兮無何鄉天庭忽有霎華飛薪傳火兮燈光光儼雲駢兮羽蓋顧形骸兮難將　右侑神　擊鼓其嘈金沙之郊雲溟溟兮水滔滔嘯于岫兮鳴于臯君乘舫耶乘蹻石嚙月兮山嶠掀髯抵臉談何高登樓慷慨意

初消喜相逢兮雲中簫愁相追兮淵中濤百年懽會在
今朝君不留兮我心勞忽空明兮澹足蹇獨立兮逍遙

右送神

序

送協理戎政大中丞二華譚公還朝序　殷士儋

人臣于國家之事莫難于以身任之也能任則危機伏于前而不移浮議作于後而不奪其究也事定功成而國家蒙其利然使才不副志未能灼見其利害之所在而遽任之則或至于僨事而罔功適足以履危機快浮議而吾身無以自容于天下任事之難如此古稱趙營平老成善謀國世所傳者坐困先零上便宜疏數事而止爾而不知其經畫前定處之裕如爲國任事之心蓋

有當時所不及聞後世所不及載者斯其人可以危機浮議動哉二華譚公性沉毅曉暢兵事夙負經世之略往歲閩越事倭營屢著奇績旋以望稜薊鎮開府公至鎮即按行塞上慨然謂將佐曰吾今而知南北之勢異也秣馬礪兵親援枹鼓角勝負于呼吸者宜于南堅壁清野設奇固守先爲不可勝以坐制侵軼者宜于北虜在吾目中矣即日圖上方畧謂薊鎮近在宇下士馬虛耗歲縻大司農且百萬緩急實無可恃蓋戍邊之士聚則力强而備疎散則備嚴而力弱虜勢如疾風迅雹不可嚮邇彼出其長技薄我往往得志此失地形之過也

元命上司可觀其軍耳止

夫負嵎之虎人莫敢攖十仞之雀彈者却步踰險也薊鎮天險奈何棄之以與虜共莫如擇當路塞與築墩臺具蘭石布渠　塹壘木樵貯弓矢火器其中虜至則據高收保扼之使不得過暇則依止耕作漸復屯種如此庶內地得以休息行之數年邊境充實然後議戰議守惟吾所欲此誠以逸待勞萬萬必全之策不然患未已也于時　上嘉納其說大興版築之工東距山海西連居庸亭鄣斥堠遠近相望奇有以踰度隘公者公益慷慨不顧日椎牛釃酒分番休士曾未踰時而金城雄峙屹然改觀矣廼又廣招募勤簡閱奮壯猷之先聲越徇

攣之故見積弱駸駸人有固志會虜擁衆匿塞下睥睨者久之知不可犯竟引去由是 朝廷始克明公之功而險度者歎服以為不可及公則慮周日戒愈飭愈毖而戎政之 命下矣嘗聞君子抱踈弛之才建掀揭之績者顧其時亦有遘會焉當公之修築也邊儲告空士不病餽公為植巡功且撫且役較營平時難實倍之然孜營平便宜疏上嘗再見譙讓至累疏爭之始決公許謀朝陳暮即報可調度經營一無中制計所遘會則什伯踰之矣嚮使非公以身任之內怵外囂偷得避嫌之便而亦後咎餘責誰與成此功邪古之大臣在邊鄙則

邊鄙重在朝廷則朝廷重公知此事異于南亦嘗有以營事告公者乎擁大纛制閫外賞捐千金而罰輕釁鼓苟利社稷專之可焉是故其展布也易營卒坐食縣官半多亡賴寬之則玩愒滋深急之則怨讟易作動見掣肘即約束無所施是故其振刷也難昔李光弼始至軍中壁壘旌旗精彩皆變彼光弼信善將兵然倉卒臨之豈遽能起衰廢于俄頃哉良由威望之在平日者有以懾服其心故爾公策勳南北威望焯然在人耳目

天子方甚眷嚮之故營制初新不以他屬而以屬公公感激益深則任事當益力出其屢試屢效者抗皇稜作

六師以稱　明主倚畀之意其不可信乎其不可信乎詩裳裳華之雅曰左之左之無不宜之右之右之無不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公之謂也繼公開府者爲白川劉公與公從事疆場甚久謂公還朝有日則以書問言于余余旣雅慕愛公而又重劉公請於是乎言

一味透脫不求雅馴然其體自大不若近時粧點小界拈文爲游戲

#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六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 書

### 答王遵巖　唐順之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爲念眞意懇惻令人讀之甚爲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水臂爲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我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

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刼力而從事者旣於眞性不切及所聞於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爲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撥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爲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爲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挂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

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道者絕歎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也是以痛爲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於應接欲簡於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露于人以

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嘵嘵之口也安友爲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一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既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從業者不嚌其胾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絶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既不當文亦未工赧然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抄録無可奈何蓋以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并却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閫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既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

[illegible]臭不朽

而信今傳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既而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爲言語文字人也吾常以刻文字爲無廉耻之一節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飲食死而棺槨之不可缺

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間即使以大地為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于鄧林棼棼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為之媒哉以為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文人正不少以為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

人而接札游之文統既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隳幾成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裨于狐裘也刻板事既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答曾石塘總制

曩者草率奉書未悉所懷玆又辱示大疏并營圖則分合進止奇正迭用熊虎之韜如承而授而士馬騰躍旂

幟精明之狀如獲目覩古所謂節制之兵何以過此眞足以立於不敗之地以靜伺敵人之敗發舒華夏之氣而掃空百餘年狐鼠之巢穴有不待捷書之上而知之矣兵家之變不可盡言而疏中所論用間設伏與夜斫營犄角八九條則大約備之用間使其自相疑而自爲鬬最是攻夷上策然非深得敵情則不能用間并熟於地形則不可以成犄角之勢而夜襲敵營但譎詐凶狡虜人所長且自我兵形既露虜人亦日夜爲備而晝實示虛匿近示遠匿精壯而示羸弱百計以疑我者宜亦深矣則得敵情爲難自百餘年來中國無一人一騎入

于忠肅長垣詩報以此

套中者此路閉塞已久則得地形為難而今之所謂套敵情地形者秪是據降胡偵卒一二人之口萬一實事未必盡傳傳事未必盡實則聽信之際毫髮少有差池至於當機合刃呼吸便有安危此其多方參伍使較若畫一全在吾丈勝算耳雖然此猶是攻戰之說而未及乎經營善後之計也大率今日之事不惟一戰逐虜掃空巢穴之為難而虜人既遯之後城堡未立之前軍士經時曠日野處露宿散布于二千里空虛之地能使戀巢殘虜一無所窺伺突發乘間之為難又非特杜塞虜人窺伺乘間之為難而一時遷徙二千里之軍民一時

鹿門集中盛言復套之易公獨言其難公

剗築二千里之牆堡以填實二千里百餘年空虛之地能使內境一無儦儆騷動之爲難故不難于攻而難于守守之所以難者不足虞于敵人而足虞于內境者人謂平吳之後更勞區畫今勝虜之後更勞區畫耳守之所以難者姑未暇言而攻戰之難則敢竊陳迂闊之論或可以少備勝算之採擇大略以爲千里而襲人必潛形匿影乘其不備而後可以得志復套之議兩年于茲矣我之兵形既露而彼之爲備亦密我之間諜雖精而彼之窺伺亦熟我能分兵以相攻而彼亦能并兵以相待春夏之虜馬以乏草瘠而我馬於此時固亦不能籍

備非輕言矣

草於敵虜弓以春夏解膠而春夏多雨濕我之火藥火器亦有時而不適于用我恃火器以攻虜而輜車絡繹于深草叢莽之間亦宜防敵人火攻之便且夫兵法非十不圍非五不攻萬一虜人自知不敵締連套外之虜并聚于套中合力以抗我其騎兵必且十餘萬計而我六萬之兵分爲五六路彼于地利既熟知其何路爲險而于我兵且窺覘其何路爲虛彼將空其諸路以疑我而并力一路以邀我是以彼之十萬而當我之萬據彼之險而擊我之虛或一路稍有疎虞則諸路聞之搖動如宋人燕雲五路之役可虞也或我出則彼遯我歸則

必不孤

彼復躡之如吳人所以疲楚人之術可虞也或彼遠其輜重部落誘我深入如趙信教虜之計可虞也蓋必我知虜所以聚兵之處而彼不知我所以出兵之路我能散敵黨之合而敵不能乘我兵之散我常得重地可據之利以挽虜人輕地易走之勢然猾虜窮寇之情兵凶戰危之慮出于意料之外者殊不止此蓋寧可過為多算而慎之不得少算而輕之也然以吾丈老成持重深謀不盡則于建議之初凡今日之所以攻與後日之所以守固已得萬全之算久矣第迂儒既不足以知兵事而坐談數千里外又未嘗一見虜情離合虜勢虛實而

鑿空言之宜甚可笑然以吾丈屈羣策而立大功雖塞垣老卒竈下厮養亦宜無不得畢智効討于其前者是以鄙人不敢避其迂闊耳平凉趙子生長邊陲又素以兵事自許吾丈亦曾一盡其說否近見邸報得吾丈條陳邊事一疏竊以萬全之筭多具此中而邸報止載條綱願得全疏一觀之并三鎮巡撫所議與河套詳細地圖俱望一見示或更有以請教也冒瀆伏祈亮恕胡宣赴麾下意甚慷慨一夫之奮勇可以觀三軍精鋭之氣矣

## 謝歐陽石江巡撫

伏惟明公負康濟之碩材當東南之重寄賑恤瘡痍如春風所扇不間于陰谷寒門搜拔幽滯如藥籠所儲無間于牛溲馬渤如順之者早不自立少嘗薄遊已丑屏跡于山林豈敢更求於聞達且誦習徒知泥古儕輩多謂之鄙儒而局器難與適時明公誤以為國士妝於衆棄揚彼王庭況自來無門館賓客之交豈所取在牝牡驪黃之外夫不采而佩雖幽蘭亦捐芻有因而薦則朽株為用遂得再塵金馬之署更聯羽翼之班自揣既為不堪衆謂何以至此惟天下信明公之端直而知其嚬笑不以假人惟當宁信明公之激揚而知顧盼必能得

多轉折卽退亦可以自全更省

士。偶因拔茹及此彙征雖薦人常恐其知。在明公絕不以言于口。而受知恩所以報。在鄙人則竊有愧于心。惟當勉策愚蒙益精學問其武馳驅于世。則庶以馨葵藿之心縱使委棄于時則永以堅溝壑之素。期少礪頑鈍之器庶不貽氷鑑之羞而已敢因來惠敬布腹心伏惟俯賜覽觀庶以知鄙志之所存焉耳

右編左編稗編經濟類編經世實用編皆有用書卷帙甚繁要不過數十題目其中多可刪者予暇日嘗合此數編為一書頗簡要云

# 序

## 右編序

唐順之

古今宇宙一大棊局也天時有從逆地理有險易人情有愛惡機事有利害皆棊局中所載也古聖人經天緯地畫野肇州設官分職正外位內幽明人鬼不相瀆擾姦良淑慝鳥獸戎夷各止其所所以界棊局也至於奕數之變縱橫翻覆紛然不齊雖其紛然不齊而至於千百億局則其變亦幾乎盡而其法亦略備矣自三代之末至於有元上下二千餘年所謂世事理亂愛惡利害情偽凶吉成敗之變雖不可勝窮而亦幾乎盡經國之

士研精畢智所以因勢而曲爲之慮者雖不可爲典要而亦未嘗無典要也語云人情世事古猶今也豈不然哉奏議者奕之譜也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均也有見乎背立之說則以病背水之軍有見乎死地之說則以置背水之軍然而二說同出於十三篇中焉可泥也而焉可廢也余之纂右編特以爲譜之不可廢而已而未及乎不泥譜之說也右編者古者右史記言也

## 左編附序

左編者爲治法而纂也非關於治者勿錄也關於治者則妃后外戚儲宗宦倖奸篡方鎭夷狄草莽之亂而總

之將與相而總之君亦云備矣然周官治典所職曰師曰儒師儒何與於治典也君與相與將行之師儒講而明之故云師道立則善人多而朝廷正言師儒之係乎治者重也故纂前史儒林道學諸傳為諸儒傳經生訓詁文詞筆劄儒之別也故次之諸儒之後隱士不事王侯而志可則深處巖壑而龍光於朝英主亦往往尊禮其人以風世所謂以無用為用也故纂隱逸傳至於前史有方技傳蓋巫史宗祝所以左右人君而星曆醫藥百工皆有國者之不可缺以漢一時論之東方之詼諧滑稽而要之引君於正丘子明之卜毛延壽之畫與巫

以技術中者累朝皆受其禍

正與今日邊吏選推擢反

蠱之禍則其爲奸不可窮詰其人所係殆若此故纂方
技傳三代而下儒術與二氏相盛衰亦世道之變也馬
遷傳老子范史始紀西域沙門夫二氏之書各五千餘
卷其說侈矣則其人宜不可以無紀也且以觀儒術之
盛衰焉纂二氏傳而總之爲左編附云

## 送太平守江君序

嘉靖中交人簒其君貢獻不通　天子議將用師於是
命庭臣推擇諸臣中才望尤異者使爲廣東西雲南三
省撫臣而三省之吏自藩臬至於州郡縣必精其人有
不稱者更而置之而廣西之太平與廣東之欽廉雲南

之廣南諸郡實綰三省之口爲中國出兵之戶其地與交南相犄齒錯故其選人尤重于他郡而江君適以戶部郎出守太平君練達而沉毅氣偉而志雄士大夫以是賀太平之得其人而知君之能勇于立功名以自見也會余以省父至南都君之僚某君輩因求余文以爲君贈余惟交南距中國萬里許且夫以北土能寒之人而爭鶩于毒利暑濕瘴癘之域以轉餉之艱而當自食其地之邈以不習地形之勢而當當關拒險陡崖深箐之塞此兵家之忌罪人未可以必得而中國且騷然敝矣故征交之議士夫多難之雖然固有不煩兵不費糧而

可以有功者。則漢人所謂州郡足任者也。今廣東西雲南諸郡所轄諸土兵其長技固與交人無以異其巢窟于陡崖深箐之中固與出入于交人之地無以異也往時徼上之畔多竊出與交人相市近以通夷禁之夫此正不必禁也貴在因而用之耳誠欲刺其陰事。而疑散其黨則足以備間諜。欲奪其險阨則足以供鄉導。何不可哉且莫氏以簒得國交人雖蠻夷固未必盡肯甘心爲簒人役也其左右之刼于兇虐欲自拔而不能者計亦多矣聞故王子孫尚有據國之半而爭之者而占城歷交人之胥世仇國也此皆可借其報怨之憤而資其

漢史每稱州郡兵而不著將士名正爲州郡足恃耳

夾攻之力。顧爲計者未知出此誠使此諸郡迭相臂指潛形蓄銳蹈瑕而動用其長技與熟于地形之兵加之以間諜鄉導之便因其故王子孫與左右欲自拔之人以爲內間因其仇國以爲外犄使彼備多而力寡。然後陽壁于其所備。而陰襲其所不備。其國中固宜有響應者。然則兵不必傳其都而篡之首可以懸而馘之矣其與勞師匱粮以犯兵家之忌者不亦遠乎故以爲天子苟赦而不誅則已誅之則宜委其責于州郡而毋出內兵苟委其責于州郡則太平其宜率先諸郡者也嗟乎士患不遇時彼慷慨躍馬策勳銅柱之外者世固

不可無若人吾將以君之行觀之

又

古之仕者比閭族黨之長皆不去乎其鄉積而至于公卿大夫皆不去乎其邦出有祿位之榮而入有桑梓之歡其委贄而效之君也未嘗一日違乎其親其戮力于國也未嘗一日捐乎其家其或銜命而使蓋亦不過乎友邦侯服之間而非有蠻陬海徼之遠且艱也然而四牡祈父之詩上之所以深悉乎下下之所以自鳴于上者且眷然而不釋也是故上不敢恃其勢之所易以使而下不必矯其情之所難以安上不忍奪人之私以蘄

文有氣而局少板

乎事之所必集而下不必自割其私以殉乎公之所必急於此之時士之不樂于仕者其亦鮮矣後世之仕者不然徼于一命之寄則不得不去其鄉鄉羈于晝土之守則不得不違乎其親其所冒而歷者或絕棧驚波翳瘴毒霧夢寐之所駭而虞焉者也其所羣而摩者或侏㒧猩語豕竄鹿視耳目之所怯而愕焉者也此其勞逸愉悴與古已大異矣而上之人方且據其勢之所易以使而惟斬乎其事之所必集下之人方且割其情之所難以安而惟殉乎其公之所必急然則今之仕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白石江君歛人也乃今爲 天子出

守太平當南徼之絕去鄉萬里之外涉瘴癘之地與夷獠雜處君雖慷慨不畏艱阻然而君有老母在顧力不能偕也豈亦有不樂者乎君既不得如古士大夫各用于其鄉而其勢又不得以其情自請近地而朋友間亦無有能以柳易播如古人而又無有能代爲之請者其亦有所不樂乎否耶雖然太平爲南徼雄鎮外控交人之背內理綏諸蠻酋其爲地也最要而其欲得良吏也。甚急君負材練達氣偉而志雄意者太平固非君不可而君不宜以親爲辭耶抑以 天子方有事南陲欲借豪儁於鎖鑰之用而暫試之盤錯之效以待旦夕而事

荊川古文每作二大段而其中自波瀾茅鹿門王文肅亦其一流文字

定則遂還君于內地以便君之私也歟余固知君非久淹邊郡者也然則君其可以慨然請行而祈父之歌余知其不必作于他日矣

送彭通判致仕序 代府官作

古者僚友之間其相須至殷而其相比至勤也其去者則居者曲爲之挽而留之於是有以去者從居者而居者不患于無與共動伐焉則君奭之書是也其居者則去者曲爲之引而致之於是有以居者從去者而去者不患于無與共泉石焉則北風之詩是也其或去者不能爲居者留則居者爲之盛祖帳車數十百兩至作爲

詠歌倡而和者數十百人於是居者慨然有羨于去者以其絕塵而不可及而去者亦待居者以爲重然後風聲奕奕耀人耳目至於久而益章則漢人之于二疏唐人之于賀監是也自余官于常而得與石屋彭君爲同僚君溫雅純粹行潔而材務雖在僚佐中而隱然係一郡之重輕余方幸于得君竊以爲彌縫缺失實惟君是賴曾不幾時而君謝病以去余爲之悵然自失既自愧其力不能留君且以余之迂拙無所用于世其去不宜在君後又自愧其縻于此而不能從也獨知慨然羨乎君之不可及而欲載之詩歌使君之風聲耀人耳目如

古人者而又不能也則請聊述余所聞以贈君可乎夫
去就有二途而仕隱無兩道在易之漸之上九旣已漸
于逵矣而孔子曰其羽可用爲儀不可亂也觀之上九
可以肆志矣而孔子曰志未平也由此言之君子所以
蚤夜孜孜期盡乎已而被乎物者豈獨斃斃于世者則
然雖肥遯高尚之士亦固有責焉耳且君之居官清遠
閒散翛然絕不以聲利自汙則仕固無異乎其隱今君
之去也將益盡乎已而被乎物使其志未平而其羽可
用則隱固亦無異乎其仕矣故曰去就有二途而仕隱
無兩道苟徒枕石漱流嘲弄煙月以爲曠達而曰世與

我既相違矣則余又何敢以此望君且非君所以自待也君行矣其亦有以處余也哉

以厲牘易彈文

書

上大司徒梁公儉菴書　劉繪

進士繪頓首死罪繪不佞不能敬奉德教以順下陳之心繪恐以不肖之故有傷于門下之度也繪以進士分大司徒觀政　國家之法以新進者多下邑草莽之臣不習典章令觀大臣舉事庶它日有所法程可寡過爾未先授以職事也昨淛雨竟日進士以僕馬未便遂未到部隨有健吏持扎相與進士方與客對即辭客衝雨沾濡來見初以爲必有明訓教旨便當勇受之也不意門下據案不答禮聲色兩厲進士以庶司在列不能當

面數之責畧為辯論以為一揖不至未成過也門下何動氣若斯此所謂覆羹之失而致翻海之怒愈甚環視兩旁指為莫悍不識事體公肆傲慢令曹吏勸疏參劾進士始長揖退見同年友但瞋目沉心而笑曹吏之亡識矣夫進士未受職曠何職也未受事敗何事也曹吏鋒刃不知所主何意所加何辭所據何事所議何罪

聖主高居法宮宸覽諸大臣章奏見大司徒奏囊必慮以為軍國何大議邊圉何大策內庭何大計象魏何大令發而視之則參一未到進士爾繪懼此瑣細事乃塵

聖主當何出絲綸下 明詔哉是本欲成進士之材而

損門下愛士之德明進士之過而累門下容人之量繪聞仁不棄物禮先厚施以不肖之始進望門下有以全之不虞其輒棄之也以不肖之狂悖望門下有以教之不虞其輒擢之也故不教而怒者禮之暴也不寛而伐者義之慘也且舉一言而傷國體之大非忠也薄一士而動羣情之猜非知也願門下察之昨聞周司務同郎吏二三人皆短繪於門下謂繪多言戲謔俯仰亢倨出入不循榘度嗟哉以繪之行誠如左右之言但繪且愚之以繪之志行欲免于左右之譖必不可得也以左右之志行欲相合而矜之亦必不可得也諺曰女入宮見

妬士入朝見忌夫宮妬者必名姝也朝忌者必奇士也繪雖亡奇然自左右抵之必駭顧而叱焉者也昔黃次公部督郵之譖而全許丞之名龔少卿拒功曹之誹而得王生之力孟公不顧尚書之期而司徒馬宮優之位齊列侯士元不理耒陽之事而相國孔明原之權登上將此四人者豈徒以踈濶婾懦哉性有能不能人有遇不遇爾是以孔門設教列爲四科班史論人注爲九等善人難以入室狂狷可以成章不有巨德何以造士也門下又讓繪曰觀汝年已踰三十何不省事若斯嗟哉嗟哉繪生八九歲時頗具識知能屬文鄉里謬指爲奇

今三十一歲矣不能於此時光揚駿業爲　國家濟一
事逐學南宮厠于釋褐之末嘗自醜恨力倦神疲時或
目不辨朱紫耳不聆音理隨口應答健忘如耄而自不
知其故也但仰方今　聖主御極六合一家雖有奇桀
何能自表此正焉卿楊雄所謂儀秦無所騁辨賁黄難
以事〻者也故如文子弱齡能禦裏甲甘羅十二憑軾
下趙子房以童年報韓仲華十九而爲佐命古者英哲
不遇假並生斯世則亦就掘衣鼓篋之業爾豈能遽奮
青霄之上耶繪文不能獵取上第名不能横四海則宜
爲左右之輕且斥繪亦以此澹蕩而困于自悼常恐終

無樹立而自委于末行也繪且籌之繪居宛汝之間。其俗子弟多好獵繪往獵家。見名鷹於末獵時。凝金眸。垂雲翮毳毛剝落翛然如鶩徘徊絛鏇之繫若病且死啖以羣鳥之肉。不厭也飫以鳥柵之液。不甘也。一旦脫韝而颺乘迅風而起也竦翼而翔于碧落。其神俊莫能當之。於此之時。信大鵬避路。孔鸞驚舉。野無狐兎之跡。林乏燕雀之羽。何也以其才力得縱而精耀氣湧也以繪之不肖偷辱納而教之當有鸞鳳朝陽之志。肯以名鷹自况耶若終不加愛而與進之繪聞志士不違心以干祿烈士不忍訴而喪名高鴈傷空弦而橫透雲幕神駒

驚虛華而滅影崑崙今九州之外五嶽之巔可爲曠士棲神寄足者無限肯終阻門下之條約而有汚印甑哉狂愚敬勒通記外孤鶴賦一篇并見志意覽辭喜怒惟其裁察

先荊州以乞終養不之任服闋不赴官曰終養者豈特終父母之身將終其身焉

## 贈陳同埜守荊州序　侯一元

予讀三國書見其時臣主[illegible]規常在荊州荊州盖天下形勝要區也故曰用武之國天下承平武偃不用而荊州北窺襄鄧西距巴峽南扼江漢羣方之所走集其民龐矣其事棼矣典俗者不能適龐民之情幾務者不能勝煩棼之緒故天下雖無事而荊州猶以要害為郡在昔立國皆起西北則荊州江介遠郡耳至我國家肇造金陵當荊襄下流　今上龍興荊州復為湯沐近地故俗龐事棼非改也而地要于昔然則士非强知多聞宣莫可為荊州者矣嘉靖甲辰其守缺上以南刑曹吳郡

機杼自謂文之有步驟者

陳君爲之陳君爲人恂恂長者居曹治事常從容而辦其與人謙不暴其能士以輕剽爲名者議不歸乎君然命下之日士大夫相謂荊州得人或曰陳君居曹適暇耳如荊州必不可以治曹之治治也夫謂王良韓哀善馭者非謂其適莽蒼而止也夫固將鳴鑾九逵之衢則鑿控之法始備矣登降羊腸之坂則箝勒之能始效矣陳君所謂善藏其才者其治荊州亦必易寛以猛損質任數若馭者之馭于衢也且今民急于財加以無年莫保其所而荊州爲交地又必有巨猾大慝窟宅其中非痛繩以法不能勝也車巳登坂而欲雍容鳴鑾豈易哉

故曰異於治曹嗟乎吏習之弊久矣言固有似而非者
盖六馭之變有節。不欲窮乎馬。凡今之議吏治者。皆窮
馬者也。何以明之夫强知多聞者非今時所趨邪古人
以赦法爲强今淫誅矣事至而斷適其時宜謂知今巧
伺矣所爲多聞者謂其諳於故實議事有制也而今皆
苛小於淵魚故百姓逃誅避察之不暇又何生之能樂
故曰治天下去其害者而已又曰去其大甚盖守土治
民之吏其稱曰牧盍觀牧者爲之後先致之美水艸時
其起居而勿擾焉牧何以不蕃矣夫治又安事察察吾
觀漢時能吏莫如趙張之爲京兆其所居常治奸邪厭

而不行。然至其去也奸亦輙發桴鼓隨起不若漢文時吏居即無名去見思也夫上有明察之君則下有精悍之臣而斲彫反朴係乎所用盖漢武任霍光以重厚。舉趙過以務本。而後湯禹深文。縱舒慘刻。不斥而遠矣。今吏治多負善者或爲酷急相矜以名高寖失仁厚閭閻日索如荊州尤天下所謂髐罰處也諸以斤斧誅割者豈之人哉而屬之君於以風厲羣牧蘇息元元厚矣夫民罷而五常之性一本治棼而五官之事有要以陳君之純明長厚優于天下尚何荊州之足爲故曰得人初陳君之爲刑曹也久歡於曹諸大夫及茲不忍別玡江

程君以元交承陳君使載筆書其行之事

送翁丹山叅議貴陽序

歲在辛丑丹山翁先生爲南北部郎且九載矣檄至以先生叅議貴陽先生之爲郎也賢資又獨久乃其遷不能踰常而地又遠十之務進懷居者或不厭焉其歲三月翁大夫治行諸鄉先生咸往餞之都門之外冠蓋旣集馬鳴于衢于是有顧而嘆者曰是馬也範馳驅式王路弗弛弗蹶國馬也然而御者方三十里五十里而休也可以爲良矣然而不若捷之速語卒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竭駑以聽御者道雖遠以日月至之已

而大夫前行至于舟於是有顧津人而嘆者曰善哉乎爲舟險而不敗戒而不御是其材緻而工習也雖然彼容與而擊楫者無衝波之虞而有善舟之名可不謂遇哉則又視歸乎翁大夫大夫曰請受教往求所濟雖險也爲達之已而大夫登舟命師縱馬弛御於是又有嘆者曰舟之於師也馬之於御也不可易也以其習也易之則害于舟害于馬故治民者審宅五方治音者審正七均今大夫則已易器而操矣竊爲大夫慮之大夫曰請受教往而學焉問之曰東西南北惟其又曰車於室轍於途若惟車弗飭爾又奚問途於是諸鄉先生顧元

議薦詞騶雅

曰爾惟最少盡籍爾長者之言元旣受而籍之乃作而
曰備哉言乎雖然　天子之遇先生厚以先生大賢且
托以明古之道振當世之急而議者類以爲先生不便
是無以異　主恩而矯士靡也且天下相趨于疾是邪
徑内顧自便之日久矣靡不跋足而至公卿以余耳目
所覩記郎吏之陟而外也鮮及二考者監司二千石之
陟而上也鮮及考者是久任之法隳也已陟矣則欲以
踰級自異已踰級矣或曰地惡或又曰遠顧其身便否
耳慮不至乎民是陳力之道圮也昔人云易動而可慮
者莫若遠民言制吏之難而達民之壅也故惟自立之

士。不削而正者。乃可以撫邊安圉。今士大夫之入者計不復出出者計旦暮入其況邊乎是均勞之義格也。茲其來遠矣自汲孺之賢不能無望于積薪望之之不欲而難左遷祖尚之文武而憚遠牧又況材非慷慨隨風同波者哉夫若翁先生之材賢盛矣乃其為郎而獨久遷而不踰常得地而獨遠則彼浮食乘墉集菀之人始厭然心沮矣是天子所以詘羣工宰臣所以抑僥倖不塞而自禁之具也濟涉方深以先生表逐獸方惑以先生虞社稷是役又何疑焉且諸鄉先生之言有未竟者吾聞東野之佚矣未聞鳴鸞之敗績也聞虛中之濟矣

未聞忠信之陷也五方異齊矣不聞其不同禮也七均異調矣不聞其不中律也故善馬所以善舟也善舟所以善政也一也異方而同區先生行矣余又聞之本巨者錣末源弱者洪浸不盈于天天有常予不爭于人人有常好夫貴陽非故西南夷之徼與語曰樹惇帥德而守終純固者惟夷能也而既浹淪王教矣因長之以先生之慈惠維之以孚信鎮之以易靜此其回面而嚮德也必倍乎中州之民異時擇公卿于馮翊還列侯于河內乃知 天子所以遇先生徒執古之道而其去世俗之慮遠矣夫廷其身以善國正俗周公之事也於先生

乎觀之

游鶴降熙壇謝表有益占萬壽之無疆聿致四靈而來已句

表

代初進白牝鹿表　徐渭

臣謹按圖牒再紀道詮乃知麋鹿之羣別有神仙之品歷一千歲始化而蒼又五百年乃更爲白自玆以往其壽無疆至於鍊神伏氣之徵應德協期之兆莫能殫述誠亦希逢必有　明聖之君躬修玄默之道保和性命契合始初然後斯祥可得而致恭惟　皇上凝神沕穆抱性清真不言而時以行無爲而民自化德邁羲皇之上齡齊天地之長乃致仙麋遂呈海嶠奇毛灑雪島毛中銀浪增輝妙體搏冰天上瑤星應瑞是蓋神靈之所

讀陡中全引屬神轉語

召。夫豈虞羅之可羈且地當寧波定海之間兕時值陽長陰消之候允著晏清之效兼昭晉盛之占顧臣叨握兵符式遵成筭蠢茲夷狄尚爾跳梁且與褊稗相爲犄角偶幸捷音之會嗣登和氣之祥爲宜付之史官以光簡冊內諸文囿俾樂沼臺覔草通靈益感百神之集鄭芝候輦長迎萬歲之遊

此聯巧合

二語緊要

## 一代再進白鹿表

竊惟白鹿之出端爲　聖壽之徵已於前次進奏之詞槩述上代禎祥之驗然黃帝起而御世王母乘以獻環不過一至於廷遂光千古之冊豈有間歲未周後先迭

至應時而出牝牡俱純或從海島之崇林或自神栖之
福地若斯之異不約而同如今日者哉茲蓋恭遇 皇
上德函三極道攝萬靈齋戒以事神明於穆而孚穹昊
眷言洞府遠在齊雲聿新玄帝之瑤宮肯增壯觀遂現
素麋於寶地黙視長生雖知守而雄自來游既輸而山
亦應使因緣少有出於人力則偶合安能如此天然且
兩獲嘉符並臣分境皤然攸伏銀聯白馬之輝及此有
梂玉映珊瑚之茵天所申眷斯意甚明臣亦再逢其榮
匪細豈敢顧恤他論隱匿不聞是用薦登禁林并昭上
瑞雙行挾輦峙仙人冰雪之姿交息凝神護 聖主靈

長之體

[illegible]中有肝膽

## 啟諸南明侍郎

其生來蠢躁動輒顛迷當其在外而縱也辟如蝸蟹跳擲於葦蕭瞋瞋然不知遠害而全身及令戴盆而網也辟如雉兎觸罥於籠牢貯貯焉不知伏處而待命是以過求非分屢干台嚴而寬宥有加閔憐無巳垂頭傾耳繼之以泣益雉兎之待鼎鑴但知號巳之急而雲雨之救枯槁自有乘時之施其敢不馴伏躁迷勉體德意恐欬以待儻承照於收揄即復就烹亦安心於結草

又

伏念渭小人立身無狀墮因有年等諸分數愛欲其生不勝惡欲其死之多然在鄉人不善惡之猶有善者好之之幸但憐惜之心或奪於顧忌扶持之力遂阻於迴翔非有大慈悲具菩薩之行兼以猛擔當全龍象之雄豈肯舍已而耘田終于道旁之築室此蓋伏遇門下霄表星辰朝端麟鳳一言一動而天下倚爲重輕萬舉萬當而斯世無所猜忌很以死厌加之噓息得諸秘寄感而涕零非曰尺箋之上敢書謝悰特以方寸之傾不能緘默譬如蠱瘵在牀雖至親視爲惡疾而有共棄之謀迨和緩入戶則病者一聞藥香而輿必起之念道義所

勝百千語

瀟甚

在天地共臨恩德罔酬結銜猶負自今已往庶幾終於玉成從此餘生竝是付之再造

答某餽魚

連餉波臣信順野老不意塞北無煩彈鋏之勞乃使江南目習舉網之趣風味滿座感荷非言

謝某

百頃滄潭平鋪縠皺萬章古木上拂雲光恭沙葦之龍葱紛氷禽之交戛雙闌虹臥下捧蛟鼉五彩翬飛上織鳥鶑如斯絕景豈曰人間回訊良朋始知天上宛乘槎以犯斗儼騎鯉以拂波網得巨鱗吸甘露之仙醞俎烹

秦有句云舞袖逆霞入齒飛雪蓋自道也

伏卯雖溫湯之早瓜躍靈西馳朗魄東陟乘凉殿角贈芍藥以言歸拂袖漁舟悵桃花之舊路高枕忽動爽夢莫追逮之以呈不敢自快也

答某

結轡西郊傾觴北海詠歌絕勝不減蘭亭花竹流光詎云梓澤既飛毬於歸路明月隨人乃吐雪於行蹊繚煙撲扇眷言茲會其樂何如迄旦尚醒歛枕裁謝

論

水利論

天會稽上承諸流而下迫海其賦入之多寡恒視高湮之時不啟畝者胃也上流者咽喉也海者尾閭也故咽喉治尾閭節則胃和而精不壅不佚咽喉尾閭胃之所由以養者也余故志水利於徭役之後俾司牧者知所重云

災異論

夫水利關於畝則列之戶可也災異於戶曷關哉夫六氣調風雨和則年穀物繁而蕃育不則年凶物耗而夭

者與故災異之關於戶彌甚於水利也然詳於地而略於天又何哉曰災之見于天者郡則同也省於天下則同也若其見乎地則於邑尤切矣余故特詳焉噫致災之由弭災之道固有任其責者矣

氣與酒益
書是公小
傑○文長
好處在雅
其敗筆在
粗句今人
學其粗者
到可鄙也

序

贈吳宣府序　徐渭

當嘉靖乙卯間海上始大用兵兵隸諸大府者特驕甚偶絳衣襲錦而靴幗幹魁岸多力者三四人入越鄉把刄袖錐日蘷蘷以覘過市饔則醉飽繫馬狹斜則擁紅紫以嬉如入其家之庖室都不與一錢月記旻知無所彿遂稍侵居人家居人聚譁之則走搥縣門撼丞簿救笞居人猶呶呶覘丞簿丞簿畏得禍不敢動氣與酒益奮尚恣睢街市中不去余方與君罷講稽山下逢之直前覘彼四人者嗔曰酸何知敢視我直攫乃巾碎之耳

余謂君曰市人足恃也盍挾諸君曰不約易散未可也君歸呼族人於家余歸呼族人於寓得七八輩余曰可矣君曰不約莫任其害未可也約族人曰儕等擊擊其下莫擊其上約市人曰儕等莫擊第喊而聲援遂擊四人者靡不仆幾爛擊者遑褫其絳錦與靴四人者裸而號乞命君曰悉還之稽首悔謝若崩角市者譁而合掌君荅而附曰勞矣稽首稱快若崩角顧謂余曰盍歸乎余曰諾過寓將別君曰未也已令設於寓矣舉爵以揖升若次功級然盡醉而退翼旦丞簿若守並寄謝以言一月予把君手謂曰生平知公操筆而搓鬚誠不知用

膽與畧乃如是君笑曰使他日試其以兵亦猶是也已

而君果仕及今二十有二年乃始爲　明天子提十萬

衆守數千里亭障不用其邊幅直用一言以定虜虜六

年不敢决檻而哮其求食也特稍稍然搖尾耳中朝始

翕然以君爲長城一時動名無與比伍余於是益信士

磊落奇瑰赫赫奕奕垂後世者不定於素不可以襲於

一時若彼武侯淮陰並以數言初見其主之疇策天下

於几席非君稽山之一鬬烏足以倫哉於是君方以貢

成晉兵侍又以秩滿膺贈典廕而子適以公招在幕中

感舊而贈以言

丕嘗曰古之人遠矣君之評設偶有不中焉懼其無以自明也今之人尚在也君之評縱無所采中焉還足以自畏矣

## 註參同契序

徐君景休所註參同契存而諸家云云者以偶不諒古人著述之體故也後儒於書句句而訓之章章而貼之故經自爲經體而註自爲註體古人則不然其註經也取於明經而已註之之體不章貼而句訓編而次之之人亦無從章析而句分兼之作述之手韻調不遠古今相隔考問無由指存爲云轉傳轉信矣景休之註之湮也坐於是景休之註湮而魏公之經亦泯拔景休所以起魏公也諸家言經者欲拔景休而不得甚至欲分四言爲經五言爲註是止憑字數以別唱隨遂起吳儉妄

裂亞掇如萬手繅絲不勝其亂好古者尚譎又從而謬序以信之註未及還經且盡失予覺其然乃取廬陵陳氏所註分章上下久之一日試挈其篇相印一經一註、母子粲然、以逐他篇莫不畢爾辟如陸孫東炬先攻一營遂曉破蜀之法連營七百里一旦席卷魏經徐註既蝕復明夫長者貲財記分衆子帳籍自別然當其未分不特爲衆子畫餅抑且起衆子支屬妄擬其物當得某房誇示眷戚註未分經亦復如是及至分貲妄擬俱歇註分經定亦復如是雖然貫穿文義印字曉人亦小補耳若悟眞機字乃無隻故分經分註援筆於既悟之後

作者文無纖髮俗氣

則可牽文於未悟之先則不可不然搏控糟粕希不見誚斲輪矣皐皐冬冬有上無下有西無東貫心於中開戶支窓豩之斗蓬一用寄衡主言始終言終於甘始於十兄若問我心正兎三雙而雞十雙蒼箕中人叙言

## 張母八十序

始吾與子錫子文輩居相近也子錫伯兄將軍曰子儀者暨兩弟竝來就予家塾稍後而子錫子文乃與予同挾筴而翔竝髫也兩家兄弟無一日不三四至竹馬稱稿一趨而到門蓋自屋畔庵左抵衛署右衢數百步間風塵縷縷昏一巷皆吾數童子所蹴踏也而予與二張

郎髫占對屬文稍稍驚座客名一時娛起郡中而太君者與其太公並拊而憐愛之至則啖以粔籹餦餭或出果餌入袖中戲劇而蓬垢則爲櫛沐綻則爲針紉澣髮不憚細瑣而閑固將軍也備戎物或弄劍槊拾而引弓相與牽犪馬不轡而馳且射衛墀道中超臺級至墮跌損壞而母終愛之不色慍亦不甚禁訴兩兒子意若則以闊遠不屑屑事兒女束箱者數十年來二張者薄俗學爲詩人四方知之賓至盈座吟嘯酒盞間無虛夜而予顧逡巡庠序中庶幾一飛而屢墜既乃觸網罟謝去其巾衫益一意於頹放時時復從二張游而太君益爲

治俎脯醲黍秫教飭諸婦毋違夫子意人或問之太君
曰願人家於人倫天理中毋大虧欠耳至富貴會有盡
時兩兒子若其交儕輩中所馳宜不與彼較短長也噫
鳴鳩稱君子之壽不以其用心專一耶太君數十年中
視其子與吾輩如一日予與吾輩所履有不同而太君
者自小時啖果餌以來至今爲治俎脯之日無不同故
太君者當其被戴笄珥則女婦儔也及問其中則鳴鳩
之君子意者其莫過矣此不可以卜太君之不短耶及
是太君年八十矣交太君之子輩令渭操筆以頌其唯
唯已則頌曰某誠自棄不能如淮陰釣徒持千金以報

貞薺荼蓼三字作如許波瀾宏濶貞雅入雜筆

漂母飯天如有意於吾輩其令吾輩更須太君如今日者四十年以少報太君啖果餌治俎脯與釀之德也

## 贈沈母序

沈母太君俞者沈伯子之母也太君歸沈甫二十五而寡有姑嘗嬰病太君至靡股以療之得不死然貧不給於藥與饔太君乃用針杼以給終其姑之身母缺養有孤是爲伯子時方在襁而今者娶婦有子若女且孫矣伯子又知書能操筆而比於分隸行卓卓爲鄉人表夫若是是孤與子皆薺也而太君則爲荼也與蓼也者計二十有五年以至於今太君益年六十有六是太君之

爲荼與蓼也者亦六十有六年矣而始得督撫洎按察徐朱兩公者檄有司旌其門伯子與余友也且曩也有德於予而太君當予過伯子時往往滌器割牲出俎脯罄其甕卣燈脂涸漏盡矣而猶令伯子把予袂或陪其巾履若是者太君蓋不以予無益於伯子也今其旌也予不可無賀蓋予居常謂風世事即不可輒得於有司苟有逸賢野史爲之書數字於觚槧閒亦足以信後昨訂縣誌遇貞女孝婦爲予所知者衆人乃謂未有旌門表坊舉扼不使便書其有表且旌而爲予所未知者則衆追以書不復候校按否者往往遭訕駡不已由此觀

之人固不可以無實至於實之名否則其權不在管毫而在組綬也的然矣夫然則此舉也予安得不喜而爲

太君賀哉

嘗謂生平奚不遊西洞庭非人也今而知不游台鴈眞枉一生耳。

跋

書石梁鴈宕圖後　徐渭

台宕之間、自有知以來、便馳神于彼、若不得往、得見於圖譜中、如說梅子、一邊生津、一邊生渴、不如直啖一甌苦茗、乃始沁然、今日觀此卷畫圖、斧削刀裁、描青抹綠、幾若眞物、比於往日圖譜彷彿依稀者、大相懸絕、雖比苦茗尚覺不同、亦似掬水到口、略降心火、老夫看取世間遠近眞假、有許多種別。不知他日支枝大小龍湫、更作何觀。

書梅花道人墨竹譜

長竹圖

此等題跋似生硯宍逸

余觀梅花道人畫竹如羣鳳爲鶻所掠翎羽騰閃捎捩變滅之詭雖鳳亦不得而知而評者或謂其贗豈理也哉

書米南宮墨蹟

閱南宮書多矣瀟散爽逸無過此帖碑之朔漠萬馬驊騮獨先。

書子昂所寫道德經

世好趙書女取其媚也責以古服勁裝可乎蓋帝胄王孫裘馬輕纖足稱其人矣他書率然而道德經爲尤媚然可以爲稿濫頑麤如世所稱枯柴蒸餅者之藥

書夏珪山水卷

觀夏珪此畫蒼潔曠迥令人舍形而悅影但兩接處墨與景俱不交必有遺矣惜哉雲護蛟龍支股必間斷亦在意會而已

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

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爲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玆本雖不能必知其爲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併其鬚眉軀幹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吾自許老衆杜撰之畫如登州蜃樓然有時而有有時而無也

書

與兩畫史　　徐渭

奇峯絶壁大水懸流怪石蒼松幽人羽客大抵以墨汁淋漓煙嵐滿紙曠如無天密如無地爲上

百叢媚萼一幹枯枝墨則雨潤彩則露鮮飛鳴棲息動靜如生悅性弄情工而入逸斯爲妙品

雜著

壽中軍某侯帳詞　徐渭

恭惟某官名高勳胄族著通都冠冕將門翹楚武弁祖功宗德創垂累世之基霧集雲興起翊眞人之運一身許國百戰成功始移節於越城實維五宗之貴介將比隆於漢爵已列萬戶之通侯威名著而隍壍深楨幹形而河山壯紆黃拖紫永堅及裔之盟寫鐵圖金僅亞剖符之等本實則枝自茂源深而流必長蓋數傳至於君身遂一朝登乎閫帥鷹揚賦質高懷每在風飈猿臂呈奇善射出乎天性謂文武本無二道以書劍不敵萬人。

敘歐冶鑄劍神光遍天

乃於結髮之年益奮縣梁之志篝燈夜案下帷朝窓取萬卷而畢開期三冬於是用博該杜預名流武庫之芳才過呂蒙學併經生之業尊師取友好士推賢期棘院以先驅自超轅下向泮宮而脫穎早試囊中徒以子治之良所賴箕裘之繼遂專軍旅之學暫違俎豆之聞去携矢以揆優歸管緩而視事異人萍合曾傳黃石兵符越女花嬌親授白猿劍術利通九變攻協三軍一勺投醪片言挾纊樓船挽粟魚鱗集淮濟之濱海總橫戈壘氣息滄溟之外自襲猨猊之繡纏提閩浙之戎侍鈐閣者數人運籌策於千里過門必下敬修鄉里之儀折節

爲恭不改儒生之舊干城良將非孔伋其誰憐首虜恦
文侍馮唐而始釋乃有諸藩開府元老胡公遠覽孫吳
長驅韓范　九重雷厲親頒節鉞之權一劒霜寒坐控
華夷之鎮禮羅既設冰鑑斯懸收衆望於偶遺集羣策
而畢舉賢豪輻輳俊乂林從始得君如魚水之歡竟付
托以樞機之密事無巨細咸以相咨衆所遲疑每從其
決探九斫吏四方急羽檄之馳借筯籌兵一語靜風塵
之警虎士環而左右龍韜翼以卷舒萬騎控絃彀滿霜
霄之月百金七首芒抽秋水之渠非跨松陵南連定海
狡兎豈惟三窟連茜積以多年所賴臂指相通腹心是

寄同舟共濟誰爲吳越之分倍道兼程竟授孫盧之首取鯨鯢而釁鼓翻鴈鶩以爲池勞若功高褒輕帶緩壺漿競載莫傾士女之忱保障仍資益慶東南之福庸知嘉誕乃屬首春錦筵麗以初陳異香遠而不散衙開江畔梅芳弄曙色之天樂作營中鼓吹雜鐃歌之曲塵生車騎賓從如流炬列簾櫳光華似錦醵金致幣偏裨徵兼語以稱觴染翰操觚庸老羞壯夫於執戟惟顧績流燕石名茂龍驤垂白虎頭漸應封侯之相縣金鵲印爭看搖月之光節序斯征每當此日戎機稍暇莫放良辰陪庾亮以登樓誰言興淺借公羊而造峴應與山傳釁

鑠漢翁不忝據鞍之健老成趙將還期加飯之餐言不盡情歌以爲續

將軍爲壽及青陽江畔營開曉日光瑞靄不收偏薦麗林花未着巳含香墻東坐見青油幕主帥笙歌借行樂客稱百歲酒千觴爲君更進鸕鷀杓

讀絳州園池記戲爲判

絳記何由爲人多口呂黎偶爾于此籠睛壯夫不爲愧雕蟲小技之湜文公所謂合書門大吉之譜正好試官軏苗刺刷枉誣盤誥詰曲聱牙棘輵非眞空青是假難（謔而虐矣）逃賈胡眼雙鶡子精明芒哨八兩大黄半斤且瀉夜义

惜後來累帶道學

泥一馬桶齷齪辟如丹砂磊塊宜用畫鬼書符煮服必且殺人亦似假山巉巖強要與雲出雨細看總無活物束之高閣毋乃大苛弃向孤琴庶幾别調

友琴生說

陸君以清才少年入國子宜其一意於干祿之文也顧嗜古已即能爲古詩文又嗜琴久之得其趣益與之狎視琴猶人也行則囊以隨止則懸以對憂喜所到手出其聲若與之語因自呼曰友琴生人亦以友琴生呼之余客金陵友琴生則來訪余問以說余嘗見人道友琴生囊客杭鼓琴於舍忽有鼠自穴中蹲几下久不去座

中客起喝之愈留北與伯牙氏之琴也而使馬仰秣者何異哉夫聲之感人在異類且然而況於人乎又況得其趣者乎宜生之友之也生請益予默然生亦默然頃之曰似得之矣然願子畢其說余曰生誠思之當木未有桐時蠶不絲時匠不斲時人具耳而或無聽也是爲聲不成時而使友琴生居其間則琴且無實也而安有名名且無矣又安得與之友則何如君復默然若有所遺也已而曰得之矣乃今知於琴友而未嘗友不友而未嘗不友也余曰諾

# 祭文

祭北斗文　徐　渭

伏惟　帝君禍福續命居怗照之四天陰陽權衡齊璇璣之七政昊天無語喉舌攸司霄表獨尊星辰並拱降德於下民甚大占月建而可知何心於責報之微成歲功而不有某南斗分野下土小臣曰衡曰杓曰魁隨所指而屏息瞻昏瞻夜瞻旦儼如在以皈依叢爾除壇汲而漱齒低河促漏形三星之在天掃石焚香合五體而投地

感夢祭嫡母文

不忍讀

惟母在昔以病而歿胡昨夕夢不病而歿裸坐室隅展戶自掩見疹其候呼涕潄面脉數以煩知不可理詭曰其愈須且夕耳掩面痛哭扶母於牀哭罷而覺泣涕猶滂夢母於病哀且不禁覺哀其歿皃何爲心

## 祭少保公文

思巳之過一語不媿天寡

於乎痛哉公之律巳也則當思巳之過而人之免亂也則當思公之功今而兩不思也遂以雜於凶於乎痛哉公之生也渭既不敢以律巳者而奉公於始今其歿也渭又安敢以思功者而望人於終蓋其徽且賤之若此是以兩抱志而無從惟感恩於一腔潸掩涕於蒿蓬

有所勝人
士爲知己
看炊却辦
此念

# 祭張太僕文

大僕公將以萬曆二年十二月之二日內於幽其末交某以十一月之十有二日割羽牲一從以果羞黃流而告之曰嗟乎公之活我也其務合羣喙而爲之鳴若齊桓將存江黃溫弦之小國而屢盟魯宋陳蔡於春秋也其同心戮力而不貳其長公堯夫既遺人以麥矣而文正樂之不問其傾舟也其拳拳於斯事之未了而竟先以往意其心若放翁志宋土之復已不得見而冀聞於家祭之告一念與一息而俱留也夫以公德於某者若此即使公在某且不知所以自處而公今歿矣將何以

爲酬也。嗟乎此某雖不言而寸心之恒終千古以悠悠
也

眞道其胸中風雨鳴耶蛟龍吼耶

## 墓誌銘

### 高君墓誌銘　　徐　渭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觀音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户後落秩揔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劔少即露鋒鍔師叅議胡公某某數睨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既又澤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皆知高

顧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
營且費往往傾橐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
其一銖於匳不得也晚尤好結賢豪文士與磨切事一
裁於義時召客把顧以談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
忠孝人遇災禍輒攬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跨驢
度居庸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匣中猫
睛睒睒若果核意以酬舊逋君笑曰沈大夫往往平清
豐時當吾賈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萬里雪
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爲皆此類也君斂
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事人推

此人不可不與交

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擷爲及繫君每
入餉我必日夕而啼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君
殁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令塟也諸子
來告日曰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葬日
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棊君涕曰君志
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雪塞哭霜臣擲狸睛眇蛛緡過我之目兮風伐木樸
兮楸爾兮孰

明文奇賞卷之二十七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評選

## 碑文

### 閱視靖州碑文　　陳束

大明之化昭洽無外惟靖故夜郎殊陬既庶既富並于中州承平以來視爲夷鄙命吏不乏法號鮮暨卒惰而驕時時竊起昨年偏帥恣睢至擊其州守特重函容罔置唇口或曰治之色怒語難養疽不剸遂此傲頑嘉靖十六年丁酉　天子登用舊德起大中丞顧公于留都俾鎮全楚是夏至鄂秋發岳長沙開省從勞躬遍歷荒

野環大湖以行越明年仲春十四日戊午始由武崗入靖至則喟然曰美哉提疆惟我遐遺有民匪民寔遐明日庚申釋菜孔子廟序諸生于兩階考德陳誼洊文獻之遺餘鏡聲猷之所起已乃謁宋了翁祠宇低回四顧稱吁嘆息焉是日也進青衿之士登于鄉校者二十有幾人明日辛酉檄諸邊將士乃大閱武于西郊先是陰曀累日雲然陽開螭虎之士奮鷹揚之氣倍營列陣張魚鳥合變縞甲玄旗朗耀川甸為之角戲陳射博極庚能萬旅佛悁争先赴命然後援桴明誓比厥負勝賞罰以時士百其競既罷黃髮耆老兒若而人携杖扶幼儼

然進已惟靖逖于中土三事大夫苗猺我民目不睹中丞旗鼓之節于今六十有八年惟公幸哀憐哉煦我腹我公曰嗟嗟乃疾乃苦惟余之辜余敢自愛以煩吾民乃采羣議納之夷軌謂叅議閒之惟食欲備其勤儲偫而多委積毋閡于糧俾呼庚癸謂僉事東往事漫漫爾言勿庸釀茲慝兇余今爾從无罪既死殛其遺魁與之更始惟茲守令黷于貨賄爲吾民病解去龜組勿留于境孰弊孰利惟爾之訏謂叅將章女令于躬下乃視效毋歉于已而貸厥部校我閒戍卒無居無處僦廬寄食賣亂男女速發公家錢爲營百堵俾安即于茲土謂守

備桂徃者主禪兩將同居一城令號不行惟靖險害乃在五開是諸蠻之咽咳其掣甲士千人以徃爾宮爾饟乃留于行謂通道令童正吏貪殘之故州無留員女即攝視州事以待來者事如律令毋憚于椽而蹈其成于是章程肆頒德威兩懋除舊布新民乃闓澤愎戾斯順惟蒙乃識回面嚮心遐邇變革日在庚午公遂啓行郎吏將士咨嗟太息唯公遠來匪夷圖之惟公遄徃匪夷留之乃共立表石銘勒鴻休垂昞來庶陳東爲之辭辭曰奕葉玄化溢于蠻荊五溪底定渠陽載寧民之無良吏執其咎若綱不綱棼亂時有於鑠中丞明德作人

夙夜于邁綏我靖民下車禮師夙烝髦士旣敷文謨復
訓武事甲徒三千旂旐有奭自公令之飈起電激公詔
有衆無然憯慽我虓其慝釋爾麼幺公謂有衆無然飢
寒我命郡國給粟授屋乃遣將軍乃守邊圉于時餱糧
于時廬旅靖人有情公之定之靖人有爭公之聽之剪
彼叢棘登之堂皇虢亂不作民以愷康示禮導仁作靖
蓁式不劉者夙流斯無射

擬六朝而饒于韻

# 書

寄居漸山書　陳束

屏棄以來久不欲通問貴游毎懷足下疇曩之誼擬作一書輒猶豫數月何者形迹既舛情素殊別恐月周爻浚恒之戒將蒙谷風棄予之懟是以弱管操觚隨又指棄亦冀遥忖愚心知其非嫚也錢黃門入楚伏承惠書惓惓詞文藻縟情致顓篤陳昔時讌樂之悰歎數子飄零之迹奉讀周旋祇增慌恨耳方今龍軒側席鶴禁繼明寓内訢訢衿帶之士揚髻仰洙足下秉高世之志體絕人之才抗迹紫宮策奇清漢英聲楙實爲士品規夫

順風而彈雲和之絲乘坤而建辰旒之節不待明知而見闊廣矣幸甚幸甚僕不佞才質紕繆無所比數以因緣階第得侍內庭終非其人果遭罷斥爾來湖上已三見朱明矣磷緇塵埶玄髮變衰跋涉川途壯心潰裂是以過黃陵而嘆息泛赤壁以唏噓悽目九派之流傷心一柱之觀哭屈平於湘水弔賈誼於長沙北上荊州更懷王粲西還夏浦再泣禰生彼數子並以命世之才窮愁鬱抑用不究于當年俯仰古今異代同歎東上更入辰沅諸溪則蠻夷之所都也青山萬疊巑岏造天黑霧千尋黯黲蔽日哀猿夜響鬼谷晝陰虤獸窺形螫虫射

影斯寔涉歷之艱辛然非愚心之所悲也若乃羈縛牽塗婁婁行列積憤誰平褭奇不洩期會結束則朝夕遄征牘案嬰纏則寢食俱輟二物用而赤子嘑百事滿而吏曹謂當其倥偬且不知人生之樂况其他乎是以陳子康積恨于京城汲長孺存情乎禁闥張膠東自歎其無奇陶彭澤掛冠而歸潔古今人情畧同其揆矣五十爲壽僕行年巳過太半數時以來疾疢作苦神明不舍形氣支離以手約圍腰腹率計一月小一二分矣人命難保富貴何期親故不量往往以詭詞相慰盖孝標懐舊則絶交之論廣張敏恤窮而頭責之文作此皆不達

義命遠于情實者也夫十圍之林文以爲梁棟其餘在于溝中同亂之稷上則饗神而其餘委于鴈鶩非其才質不同所遇之時命異也故曰安時安命超玄之乘知彰知微保命之幾足下乃取徵於合劍論奇於劾璞來書之云信不由衷乎僕早歲束髮頗有弘志中年蹭蹬竟戾徵情君子見幾不如舍去不然則匹夫劾智炳燿丹青況僕爲專命之使猶得忝下大夫之列如使吾道遂廢斯文在茲足下視僕豈後於常人哉家世貧素不事作業穊豆之奉雖不常飽毋性高明生能咨介子之隱妻賢女也死不潑黔婁之行已矣哉全門何期石室

能徇高軒無分名山可藏句章之曲倘容適志乎謹題

尺疏使人北干　明庭因告足下拜述前愧負瘵未平

力諭不悉

# 序

## 贈憲副應臺先生備兵陝西序

董份

明天子德茂隆洽威讋荒服閒者匈奴背逆天道侵擾內地　天子爲震心怛悼屢下明詔議所以禦虜者諸言者皆曰陛下聖德幸不忘邊圉以百姓爲意而虜日益深入民數被寇殆邊吏不稱而戰守之道未備也宜及時令九卿諸臣舉任邊事可以爲巡撫者幸加意擢用之以稱玁狁方亟之意制曰可於是大宗伯中丞大廷尉等皆曰按察副使傅某往以御史歷按江浙明國家之務通事之變洞達轉圜極慮盡忠宜稱填撫之職

可方侯慮備邊議

疏上會吏部奏傳某以副使補陝西洮岷人皆以洮岷道遠稍緩且又陝極西也方國家之急日夜望將帥如左右手今傳公者不即擢用使當單于而祿祿置遠地非九卿所以察舉之意也史董氏曰不然夫為策不同同於能濟用人不同同於能任世皆知守其所必攻而不知守其所不攻一旦有變策之難矣故善策者先遠而後近善守者先緩而後急所以防卒而預變也今洮岷昔西羌之地也諸戎雜居難服易動迺自古記之矣自國家服屬號稱熟番然尚羈縻之不約備也予嘗聞長老言兵備軼事大槩不乏賢者顧其失有二急則厲

策選老成絕無浪語

之以法一切不堪其生寬則以遠道怏怏惟旦暮自全而已固非有至計慮久遠斯二者皆非所以安熟番也然洮疊之外諸名爲生番者亦皆連壤境接阻阨而觀望以計之得失爲安危久矣而孽虜竄處西海抵洮岷最近蓋全陝之西蔽也誠得傅公之重坐鎮而輯之方略禁導因其欲然能不擾亂迺內固其志而外申約束即信義既喻以施熟番熟番集矣然後飭士馬之備修形勝之守宣威德以臨諸番堅邊謹堠休寧西陲是不幾之患無所起而變不足慮也世皆忽微而覩著豈知銓衡者用傅公之微意歟吾嘗聞守有餘力者則戰有

餘勝傅公以時居洮岷親行閱阨塞籍皐蘭河山之險撫長城觀秦所制虜之處覽華夷之要躬習軍旅之事悉知戎狄之情不待履陣接刄而勝敗之算已定于胷中矣今北虜數極當盡傅公行且爲巡撫總制施之戰守其功名豈可勝道哉

贈太史內山裴君奉使序

古者太史氏掌四方風俗之媺惡政事之得失以詔王而四方之奏風俗政事者皆先上太史副在王所故太史專居中以備紀載務知天下美惡得失之故而國家崇立史官大略依倣古制至天子修親親之禮展藩

國之封則皆歲命史官以充奉使之職此非獨以寵侍
從之臣爲藩封之重而已也蓋居中以知天下者其聞
博閱歷以諮四方者其見親所以欲其周爰咨諏親采
天下之風俗政事以告之　天子而廣其所紀載也昔
在漢室司馬氏爲太史而遷自言其涉歷之跡略徧宇
內是以能浹洽貫串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自見謂爲續
獲麟之後接詩書之傳亦由其所考訊者廣博固已奇
已然儒者或譏遷輕信秖稽是非謬于聖人則以學不
繇其統而道不知所約故也今內山適爲史氏而當
明天子遣使親睦之時方下燕山浮易水上恒嶽南望

起處法不可不知

黃河北逾太行抵上黨以歸而予昔與內山游觀其志醇如也其中好深湛之思務觀覽古人之旨思性命道德之要而敕身謹行擇地而履可謂大雅君子巳予聞古人質有其內而後能明究于外語曰衆夫折薪不成揚楚三人指途靡有適道今不能成信于中而欲沿記聞之緒總羣言之歸則未有不失其指而能有明者也予嘗讀書至典謨之篇其言雅醇深奧紀先帝王之經法以示千世之軌未嘗不想見其人非史臣親見聖人之微深于學道而無知其統約者何以有此今 天子明開聖極宏攬上古方遵帝王之事卓軼百代典制改度

纂成治功將見有典謨之典爲史氏之光采其榮名不可勝道矣今予方與內山紬金匱石室之藏以勒成當世之紀竊私慕唐虞史臣之風會逢其時而予非其人也子行且勉之哉倘望見蒲坂之墟爲予延企焉內山且發自京師或題其卷曰金華使節而予序之云

記

## 山西道監察御史題名記　　董份

古御史爲柱下史記事之職秦漢時始執法彈事初秦設郡縣命御史監理謂之監察史今監察御史是也然秦惟監郡得稱監察而是時各監其郡其權尚輕至漢命直指使者巡行天下雖不名監察而任滋重晉嘗分十三曹唐宋間有三院其一臺院掌臺紀其一殿院掌殿中儀其一察院掌按事　明興諸御史皆稱監察分其道十三略倣晉制而各隸以諸省因名焉每朝儀則得以其序侍直無殿中常員罷殿院其諸按事則皆稱

察院如故而十三道居臺中即所謂臺院者也諸道故
皆有題名惟山西道尚闕於是御史楊君博考遺逸綱
羅自　明興以來諸嘗為御史此道者序次其人與吳
君加詳訂焉勒諸石而請予為記予惟御史者耳目風
紀之臣古先王所以弼違匡善繩枉矯邪防微銷萌以
成治者也然世治則聽覽之道廣綱維方飭上下咸樂
于聞過前有褒言之賞而後無忌直之諱進則九重開
顏悚容而受出則百官斂手奉身而不敢失此如登高
順風其呼易也當是時自非本末顛躓之人孰不效而
為直哉故其盡忠竭誠者既皆以自見而其有激之言

觀人自觀
古今只此
二觀法

過訐之處亦皆並容于朝往往其辭危而指暢及其後則其言稍難已非有卓立特持之士未有不受變于時者故其巽耎遷避者既多以自容而其憤懣之衷謇諤之志亦皆紆徐隱忍于世往往其說婉而其慮艱故察耳目風紀諫爭之臣可以觀世矣然古之賢臣豈特嘗試于事一慷慨激烈之發而已哉彼其體道經德納已于正者確然自信于人時皆知其不可奪而吾必無以動于外故傳稱金石之不可改者以其質之素定也而屈原歎蘭蕙之易化者以其實之難持也故耳目風紀諫爭之臣亦可以自觀矣題名凡若干人始自某年迄

于嘉靖甲寅以待後來無窮云嗟乎我　祖宗創業至我　皇上開聰明攬羣策統體大備成太平之基者且二百年諸君盡直于其間時固非有難者然其賢者皆持不可改之節足以明世治者也後之人指其名而求之其于爲人又可觀矣斯事體甚大不可不書而楊君吳君志操懍懍其立朝按部皆有持正名茲能力搜闕遺備所未有之典使後有所覽觀尤有足嘉者故予固論著之雖然二君親舉其職而記事桂史事也其何有於予言楊君名某吳君名某詳在題名中

書

與蔡白石太守論文書　　茅坤

伏念僕與兄同起湖中先後中　明天子甲乙之科當是時僕忘其駑劣而推附于兄兄亦憐其同聲而好爲游揚于縉紳大夫之間星附澤于月丘附阜于壟遂得並聲而馳然嘗誦兄之詩讀兄之文章竊疑官不稱其才位不當其識兄亦顧僕時相笑咤歔欷不已也僕今且操縣印綬于江海之間者十年于此矣漁石入爲吏部尚書大鶴爲文選郎偶皆故知始得解去縣印綬厠名郎署兄或喜其稍進而亦未必不憐其晩也然竟不

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隨被指訶而去其間事機固遭
時艱然其所陰搆力擠則寔起忌于同輩結怨于顯游
彼其創謀不過欲搤人之吭而去其食也而其所相與
合爲萋菲遂至有耳目心思所不逮者悲乎悲乎僕嘗
讀古蜀道難詞以爲風人之旨嗜鳴涕洟故亡寔至是
今何意驅轂結軫游其間哉雖然僕何尤也僕自罪謫
以來以爲進不當附當世名公鉅人顯揚功名退亦當
如園丘巖壑之吟自勒一家以遺于世卽欲亡去匿身
五湖烟霧之間以從所好也然或謂今且罪遣不得遽
合而之者故姑浮湛混濁溶博中山之間然其當晝而

思當寢而夢已逃人世久矣僕嘗念春秋以來其賢人
君子聞遭廢斥未嘗不卽其窮愁自著文采以表見于
後何者恥心有所知與腐草同沒也然技不能兩有所
精而學不能兩有所逮何者傳不云乎倕工于爲弓而
言天下之善射者必曰羿也奚仲工于爲車而言天下
之善御者必曰造父也蓋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人以
聰明智慧操且習于其間亦各有所近必專一以致其
至而後得以偏有所擅而成其名故世皆隨孔氏以非
達巷而僕獨謂孔氏之言者聖學也○今人未能學聖人
之道而輕議達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賦李陵蘇武之

可爲高才吐幅

于五言馬遷劉向之于文章傳記皆各擅其長以絕藝後代然竟不能相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故李杜詩聖而韓歐文匠其間不自量力揚躁蹀躞而進者獨魏晉曹劉二陸及唐元白柳宗元之徒稍稍後心焉然亦疲矣使宗元獨以其文與韓昌黎爭雄當未辨孰劉孰項而曹劉獨縱其詩聲于武陵之間又未必降爲黃初之音也故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僕才乏思澁于兩者俱無能者也然間嘗從兄學爲詩每見兄言笑出金石噴吐傾珠璣數年以來大者王孟小者劉韋矣而獨不能睥睨一二其中者不出兄之嚌遺其背而馳者尾瑣猥

陋矣獨私抑文章之旨稍得其堂戶扃鑰而入而白非黜以來恐一旦露零于茂草之中誰爲弔其衷而憫其知以是益發憤爲文辭而上採漢馬遷相如劉向班固及唐韓愈柳宗元宋歐陽修曾鞏蘇氏兄弟與同時附離而起所謂諸家之旨而揣摩之大略琴瑟柷敔調各不同而其中律一也律者即僕曩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也近代以來學士大夫之操觚爲文章無慮數十百家其以雲吻霧豁虎嘯鷙攫之材揚聲藝林者亦星見踵出然于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者或在置而未及也近獨從荊川唐司諫上下其論稍稍與僕意

拘格則傷其必至之情公所以取荊川然法亦情也

相合僕少喜爲文每謂當跌宕激射似司馬子長字而比之句而億之一字一句不中其纍黍之度卽慘惻悲悽也唐以後若薄不足爲者獨怪荊川疾呼曰唐之韓猶漢之馬遷宋之歐曾二蘇猶唐之韓子不得至其至而何輕議爲也僕聞而疑之疑而不得叉蓄之于心而徐求之今且三年矣近廼取百家之文之深者披覆之臥且唫而餐且噎焉然後徐得其所謂萬物之情各有其至而因悟曩之所云司馬子長者眉也鬓也而唐司諫僕所自得始兩相印而無復同異今僕不暇博喻姑取司馬子長之大者論之今人讀游俠傳卽欲輕生讀

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
李廣傳即欲立鬬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
傳即欲好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于心
故也而固非區區句字之激射者昔人嘗謂善詩者畫
善畫者詩僕謂其于文也亦然今夫天地之間山川之
所以蕃藹鼪鼯之所以悲嘯九州之所以聲名文物四
裔之所以椎髻被髮以及聖帝明王忠賢孝子羈臣寡
婦讒夫佞倖幽人處士釋友傒子之異其行禮樂律曆
兵革封禪天官卜筮農書稗史之異其術宴歌游覽行
旅蒐狩問釋譏嘲咏物適情弔古傷今成敗得失之異

其感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葺于其間者學者茍各得其至合之于大道而迎之于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于其物而譬釋之說法種種色色逾玄逾化矣嗚呼盛矣此庖羲氏畫卦以來相傳之秘所謂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固非專一以致其至者不可與言也近與潯陽書亦論文大較與告兄者互暢其至而僕亦未敢遽取然諾于兄但操金而求酒不敢不問價于市也并附與潯陽書及所著文數篇幸兄闊而裁教之荷甚荷甚

## 上袁元峰相公書

近得翁與濤陽書及他一二相知所尸陳翁之不忘故知中爲推轂者至于再至于三焉僕何人斯而勤翁之注記于心而磬之于口若是也豈非周公爲相則九九以上咸爲之吐哺握髮而不忍遺之者乎及近聞言者論列督府以不肖雅共之游好并爲姍及甚且橫口醜詆吹及毛疵噫乎此可見僕之獲罪于　清朝見攻于羣衆譬之馳駑駘于峻坂翁雖欲力援而前而他所旁擠而傾跌踣困之者不忘左與右也已矣乎抑可謂坎壈塞阻之至者已雖然僕不足道也獨感督府公所遭竊不能不仰天而欷歔者東南數十州郡所罹倭奴之

衰兵之禍
自此始



患漢之七國唐之黄巾之變不是過也攻城破邑覆軍殺將無歲無之　天子亦爲震怒徵天下之材官宿將以臨之然輒敗去未聞有俘其一旅摧其一陣者何則彼皆擇擢鋒之少而又越海而戰人皆死鬬故得以一倍百以十倍千而吾官軍之前而鬬之古所謂驅羊豕而投之餓虎耳當是時寇熟視吾東南數十郡之子女若几上肉一切紈綺玉帛若外庫然東南數十州郡恐恐焉家不保旦戸不保夕而胡公自御史來即荷　聖天子簡任被之璽書授戈而戰它所俘斬不暇悉數一敗之于王江涇再敗之于龕山三敗之于沈庄所勦

首虜不下萬計至于麻葉陳東徐海王直輩並海上之梟雄宿猾　朝廷故所題覆不靳通侯之爵萬金之賞而購之者胡公獨能内不顧身家之禍外不顧流口之譏遠遣諜于波濤近用謀于肘腋遂及以次擒縛數十州郡始晏然不聞烽燧嗟乎亦雄矣當其督戰之勤往往闖其夜半犇氷草屨而走矢石四集奮不顧身其最爲孤危萬死一生者方徐海之攻圍桐鄉時其所擁衆分道入寇南掠慈谿北引柘林東並吳淞江西走嘉湖不下數萬而又最悍者海所自部與陳東兩壁桐鄉而鬭而故督府之卒不下千人胡公不得已出爲餌賊之

策遲戍兵之至以擊之當是時僕猶牽文法畏名義力
諭之曰與其犯中外之謗以買沒家之禍不如死綏一
戰以冀十一公獨張目據席割冠而奮呼曰賊萬不可
支吾如此則禍止一家如彼則貽國家數十年東南無
窮之禍又左顧一珮刀而曰吾萬一天不佑唯以此自
盡報主上耳於乎僕及左右時皆爲之引涕已而兵旣
四集寇卒授首胡公蓋誓死殉國故能以其孤危之身
橫百喙之口出萬死之後成一朝之功耳賊沒之後
朝廷始免南顧之憂而謗訕之臣纍纍然起而攻之苟
聖天子獨爲惻痛曲賜保全今竟以人告曾參殺人者

乃知克勤小物所以爲大臣

三不能不投杼而起聞已逮繫僕切痛心苟欲按論胡公之罪杯酒蹴蹋豪宕自喜大畧蓋之列侯將軍唐之藩鎮節度使者之風是也其所爲聲色之變冠裳之褻衆所不得而庇之者然至于長材大畧雄心猛智臨敵乘危轉敗爲功亦衆所不得而掩之者故律之以莊士之行則世或不與課之以捍　國之勲則世不可無傳曰馬之蹄齧者必善走　廟堂之上何忍以尺寸之朽而自毀此棟梁之材也乎　聖天子爲之獨照于上賢公卿爲之調護于下當必不令馬援墮于薏苡之疑曹彬覆于篋書之謗狄青惑于軍情之危所可痛者世道

嶮巇公論不明始則懸通侯之爵萬金之賞以買其捐身赴難之氣終則引其杯酒之過文法之繩以誅其戡亂定難之功恐他日　國家有急事屬危疑無復敢挺身而前者耳昔者漢李陵降虜而馬遷猶不忘其敢戰深入之苦甘陳矯詔誅郅支而劉向猶訟其萬里揚威之功正謂此也不肖所請抑非敢以自附楊末阿所私也特以事關　國家誼切胸臆不忍不爲公議以待之身後耳臨風非望不勝哽咽

一轉便帶芳韻韻與氣俱鮮好

碑

## 冉子祠堂碑

茅坤

冉子鄆人也去臨洛五百里嘗事孔子終身不求仕於洛當不得應古稱鄉先生死而祀於其社亦不得有功德於洛之土者洛之人何以廟而祀之洛之西五里冉子墓在焉豈孔子之門人各以其學授諸侯之國而冉子死於是也然冉子死而孔子與之訣按史記嘗稱孔子自衛西見趙簡子聞竇鳴犢舜華之殺也臨河欷歔流涕而返則孔子終身不入趙而冉子之死蓋處鄆也豈冉子嘗授學於是而旣返門人或得其所遺衣冠遂

愛其道哀其死而相與謀葬之後之人因墓以廟耶予又聞嘗疑孔子在當時天下之士遊於其門墻傑然者衆矣若季路之攝千乘子貢之連騎結駟于齊魯之郊而亂齊存魯卜子夏之疏序雅頌皆所謂政事文章之表然聲稱者其餘虎視鱗躍翱翔儒林不可勝數然皆不得與高第列而當時所與從陳蔡之間者獨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之徒以德行稱彼皆無所謂文章政事以自表見然仲弓猶爲季氏宰閔子騫雖不爲季氏宰遭母嚚亦得以苦力行孝稱于內外昆弟顏淵才高孔子獨與終日言而不違而問仁問邦及簞瓢陋巷之

居數亟稱之不置也至於伯牛則絕無一言一行傳於齊魯論家語稗官野史之中特孔子哀其疾之辭耳以予觀之冉予當言不出口眇然儒者也而亦無奇節特行以自喜州黨朋友之間故後世不得而述焉漢以來自天子至州郡守令王事孔子至執弟子禮駿奔走盛籩豆凡入學合射養老獻馘之屬不敢不廟謁以告而冉子得並顏閔之從首配食之趙古稱多悲歌慷慨慕義名俠之士者也趙武靈王之覇廉頗藺相如樂毅之勳業平原公子之愛士唐之相環宋之相沆彼皆所謂蓋世之賢老然俱以頹落蕪沒無復睹記其所遺墓宮

往往里之童子樵採嬉遊其上而不復禁而區區言不出口如冉子者數千百年後猶相與守其衣冠之葬以祭何與嗚呼傳不云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次立言故士之好修不必論著乎文采聲施於國家載名氏撰藝實於竹帛鼎彝之間而苟自其所蹔遊容處夷然托行隱君子之列焉百世之下罔有聞風而俎豆者矣郡守小潭唐公來謁冉子之墓而加亭於其碣修葺故廟屬予爲記蓋將以孔門首德之義而教郡之士人者嗚呼予非嫻於文辭者也又頗怪迂疎之質若麋鹿然不宜於世自度功與言皆不能矯也已而獨願乞身入山學

為隱君子如吾冉子以附郡守之教是或可勉而至焉不知其許與遊否也予旣詳之如左而因爲樂歌一章以系之碑陰因令里人習歌而祠之其歌曰　桂樹爲旗兮揭蘺爲居未見君子兮我心則飢炮牲醴設薦兮湛酒於罍君子之至兮式燕與處生不可聞兮沒不可追君子之逝兮洛水無波

肅皇當年紀千古此疏行矣

疏

直言天下第一事疏　　海瑞

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惟其為天下臣民萬物之主責任至重凡民生利病一有所不宜將有所不稱其任是故養君之道宜無不備而以其責寄臣工使之盡言焉臣工盡言而君道斯稱矣昔之務為容悅阿諛曲從致使災禍隔絕主上不聞者無足言矣過為計者則又曰君子危　明主憂治世夫世則治矣以不治憂之主則明矣以不明危之無乃使之反求眩瞀莫知趨舍矣乎非通論也臣受　國厚恩矣請執有犯無隱

之義美曰美不一毫虛美過曰過不一毫諱過不爲悅諛不暇過訐譏披瀝肝膽爲　陛下言之漢賈誼陳政事於文帝曰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爲未也安且治者非愚則諛夫文帝漢賢君也賈誼非苛責備也文帝性仁頗柔慈恕恭儉能有愛民之美優游退遜尚多怠廢之政不究其弊所不免槩以安且治當之愚也不究其才所不能槩以致之安且治頌之諛也陛下自視于漢文帝何如　陛下天資英斷睿識絕人可爲堯舜可爲禹湯文武下之如漢宣之勵精光武之大度唐太宗之英武無敵憲宗之志平僭亂宋仁宗之

仁恕舉一節可取者　陛下優爲之即位初年剗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舉其大槩箴敬一以養心定冠履以辨分除聖賢土木之像奪宦官内外之權元世祖毀不與祀祀孔子推及所生天下忻忻然以大有所爲仰之識者謂輔相得人太平指日可期非虚語也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呂祖謙稱其不盡人之財情是也一時天下雖未可盡以治安予之然貫朽粟陳民多康阜三代之後皆稱賢君焉　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矣反剛斷而錯用之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富有四海不曰民之膚膏在是也

而與修土木二十餘年不視　朝綱法紀弛矣數行推廣事例名節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宮人以爲薄於夫婦天下吏貪民不聊生水旱靡時盗賊滋熾自　陛下登極初年亦有之而未甚也今賦役煩增萬方則效　陛下破產禮佛日甚室如懸磬十餘年來天下極矣天下因卽　陛下改元之號而臆之曰嘉靖者言家家皆淨而無財用也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差快人意一時稱清時焉然嚴嵩罷黜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先而已非大清明世界也不及漢文帝遠甚

天下之人不直　陛下久矣內外臣工之所知也知之而諱語詩云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今日所賴以彌棐臣救格非以歸正諸臣責也夫聖人豈絕無過舉哉古者設官亮采惠疇足矣不必責之以諫保氏掌諫王惡不必設之也木繩金礪聖賢不必言之也乃修齋建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建興宮室工部極力經營取香覓寶戶部差求四出　陛下誤舉諸臣誤順無一人爲　陛下正言焉都俞吁咈之風陳善閉邪之義邈無聞矣諛之甚也然愧心餒氣退有後言以從陛下昧沒本心以歌頌　陛下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

萬曆中年亦然

者　陛下之家也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内外臣工有官守有言責皆所以奠　陛下之家而磐石之也一意玄修是　陛下之心惑也過於苛斷是　陛下之情偏也而謂　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顧身念重得一官多以欺賤不事事敗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賤薄臣工諸臣正心之學微所言或不免已私或失詳審誠如胡寅撓亂政事之説有不足以當　陛下之心者其不然者　君意臣意偶不相值也遂謂　陛下為是已拒諫執　陛下一二事不當之形跡億　陛下千百事之

盡然陷　陛下誤終不釋諸臣欺君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今日之謂也爲身家心與懼心合臣職不明臣以一二事形迹既爲諸臣解之矣求長生心與惑心合有辭闢于　君道之不正臣請再爲　陛下開之　陛下之誤多矣大端在修醮修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止說修身立命止說順受其正蓋天地賦予于人而爲性命者此盡之矣堯舜禹湯文武之君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不終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存至今日使　陛下得以訪其術者陶仲文　陛下以師呼之仲文則既死矣仲文尚不能長

生而 陛下獨何求之至爲天賜仙桃藥丸怪妄尤甚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因則其文以畫八卦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其背因而第之以成九疇河圖洛書實有此瑞以洩此萬古不傳之秘天不愛道而顯之聖人藉聖人以開示天下猶之日月星辰之布列而曆數成焉非虛妄也宋眞宗獲天書于乾祐山孫奭諫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由人工搗以成者也茲無因而至桃藥是有足而行耶天賜之者有手執而付之耶 陛下玄修多年矣一無所得至今日左右奸人逆 陛下玄修妄念區區桃藥之長生理之所無

而玄修之無益可知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率
臣下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玄修無害矣乎夫人
幼而學旣無致君澤民興事之學壯而行亦無致君澤
民殊用之心太甲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於女志必求諸非道言順者之未必爲道也即近觀嚴
嵩有一不順　陛下者乎昔爲貪竊今爲逆虜梁材守
道守官　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以有
守稱之雖近日嚴嵩抄沒百官有傷心焉無用于積賄
求遷稍自洗滌然嚴嵩罷相之後猶之嚴嵩未相之前
而已諸臣寧爲嚴嵩之順不爲梁材之執今甚者貪求

未甚者挨日見稱於人者亦廊廟山林交戰熱中鶻突
依違苟舉故事潔巳格物任天下重使社稷靈長終必
賴之未見其人焉得非有所牽制其心未能純然精白
使然乎　陛下欲諸臣惟予行而莫違也而責之以效
忠付之以翼爲明聽也又欲其順乎玄修土木之誤是
股肱耳目不爲腹心衛也而自爲視聽持行之用有臣
如儀衍焉可以成得志與民由之之業無是理也　陛
下誠知玄修無益臣之改行民之效尤天下之安與不
安治與不治由之翻然悟悔日視政朝輔宰九卿侍從
言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道君之誤置其身于堯

舜禹湯文武之域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置其身于臯陶伊傅之列相爲後先明良喜起都俞吁咈内之宦官宮妾外之光祿寺厨役錦衣衛恩廕諸衙門帶俸舉凡無事而官者亦多矣上之内府内庫下之戶工部諸厰段絹糧料諸寳器用木材諸物多而積于無用用之非所宜用亦多矣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節省閒而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一節省而國有餘用民有蓋藏不知其幾也而 陛下何不爲之官有職掌先年職守之正職守之全而未行之今日職守之廢職守之苟且

因循不認眞不盡法而自以爲是敦本行以端士習止
上納以清仕途久任吏將以責成功練選軍士以充召
募驅緇黄遊食使歸四民責府州縣兼舉富教使成禮
俗復屯鹽本色以裕邊儲均田賦丁差以蘇困敝舉天
下官之侵漁將之怯懦吏之爲奸刑之無少姑息焉必
世之仁博厚高明悠遠之業諸臣必有爲　陛下言者
諸臣言之　陛下行之此則在　陛下一振作間而已
一振作而諸廢具舉百弊刻絶唐虞三代之治粲然復
興矣而　陛下何不爲之節省之振作之又非有所勞
於　陛下也九卿總其綱百職分其任諸撫按科道糾

肅清之于其間　陛下持其大綱稽治要而責成焉
勞于求賢逸于任人如天運于上而四時六氣各得其
序恭巳無爲之道也天地萬物爲一體固有之性也民
物熙洽薰爲太和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眞樂矣可以
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道與天通命由我立
而　陛下性分中自有眞壽矣此理之所有可旋至而
立效者也若夫服食不終之藥遥望輕舉理之所無者
也理之所無而切切然散爵祿竦精神玄修求之懸思
鑿想繫風捕影終其身如斯而巳矣其可乎夫君道不
正臣職不明此天下第一事也于此不言更復何言大

臣持祿而外爲諛小臣畏罪而面爲順　陛下有不得知而改之行之者臣身恨焉是以昧死竭忠惓惓爲陛下言之一反情易向之間而天下治與不治民物之安與不安決焉伏惟　陛下留神宗廟幸甚天下幸甚臣無任戰慄恐懼之至

傳

兵部尚書郭襄靖公傳　海瑞

傳者傳也。必其人足傳。又得其人傳之。公足傳。予不敢謂足傳公。顧非公予孰傳之。公郭姓。諱應聘。莆三孝子後起家。世廟庚戌進士。試戶曹。值虜訌入。佐咸寧佩大將軍符禦之。大騎驕士新進不習邊。五場步積郊外。恐甚。以不足當虜炬也。又不勝大將軍呵鑠。無願就職。公慷慨曰。主憂臣辱。何辭難。領賀明智安仁最劇二場。大將軍果縱部索賂。不與。禍將逮。公竟不與。籍步三車。一輸幕府。一貯部曹。一至闕。治疏且聞。爲孫司徒所持。公

更多箠索者亢爭、横爲戕公兢兢無能撫摒六載一郎乃出守南寧公木彊不巧宦當分宜比大將軍曹郎挾賂伺分宜門如市公又不與輸邊摧關絫絫空橐往亡謁返亡贅分宜以嶺外南寧郡投之南寧故守連歿且歲寇帑脆行也公至寧儉潔無異郎官兩覲空手不謝寧人德公浹骨髓寇屏界分宜不得隙乃又遷之威茂備兵公首單騎諭吐蕃種落正賞格先是要賞禍備兵者丏服如束豚文之乃絫吾東藩到境掃從化龍門二源諸寇西人悳公自南寧吾東人悳公自此始于時分宜敗公復西按察尋轄藩復新寧永寧二州皆公劈畫

晉鎮撫討府江懷遠乘勝芟洛各流黨下堅巢逾百壘
斬馘千萬亡算粵賊如落葉掃一番更多一番公雜揃
次第後迄無待再掃難不在撻伐在善後不在多籌計
在杜朘剝粵人悳公甚功宜麟閣江陵者專權喜操切
束吏嚴束涇公不黨如分宜時十寨遘亂起公憂居再
撫公不謝故吾江陵新法自謂貝利百世積鏹穀公曰何
昭膚㨫腹奏損數十之七禁郵傳公曰何責黨平原奏
免粵過往乘傳爵毀書院公曰何嫁禍聖賢籍復白沙
新建諸哲祠且摽文以祀時御史劉臺糾江陵怙寵
蟣憾不已嗾爪牙飾詈逮戍隸粵郡臺過公郊勞為供

居膽籐殘脉祠表楔膞其屬歸蜚語入大忤江陵江陵死其黨俱敗公得免總制兩粵命即日下兩粵故若奉大吏將領不暇扞圉日討剿軍幾何幾何也時遂有東山之變公至未言討賊先下令旌廉杜餽以身擔持半通入吾私邸吾若法半通入吾轅門吾若法將吏人惴恐士民人加額東山叛卒悔禍爭丐降公顯戮十渠魁効禰舊債將空名緹騎鷹逐薦賄者悉投寘大搜爬弊賓橋稅瀵利掮洗無留粵人始知　朝廷置大吏為生我也踰年召總南御史臺旋莞樞則　天子念豐芑重不令吾粵人專公公入留都貴人為減騶從尋至公借

訂崇質進貢黄馬快船諸中貴視爲私艘挾貨牟利故
事也公峻裁抑振軍實毖考選具殫心力病發連四五
疏乞骸猶引予榻前曰勉矣 國家事語刺刺若無恙
者乃歸不旬月訃傳矣嗚呼公予所共勠力 王家矢
心未路者公歸乎歸而逝乎何遽也 宗社維休不公
慭遺予不知也予不知也予壯登 朝爲郎而蹶蹶再
起起再蹶幸不一死終老菟裘公制粤予予以清風洗䔛
以孤忠汲引公環召予亦蹶起聯舍于南薑桂聚味煨
相得晩予初兩人者相姓名未得杯斝也公不予私予
推轂予亦不公私公執鞭公已矣予後死予不公傳其

不貪身后
不貪



誰傳海瑞曰世道大氐壞在貪風俗人心只是念頭差遂以貪畢竟其身流毒風俗公之不貪三白首淹恤遲馬後鞭處歲寧分宜江陵際難哉難哉而進退完玨是不貪位自公開府夷罽停櫓珠胎斷罍丘太宰嘗問予郭司馬鎮而粵地增毛幾尺良然是不貪利前後削平夷獠功滿東南粵享寧宇誰造也孫膚寂若躹躹儒生是不貪功嗚呼三不貪可以傳矣公何以死哉公亥不忘國家公固不貪身後之名者也

書

與張吳縣書　皇甫濂

共無似韜跡山壑未嘗輕詣有司昨還自京師企仰芳猷乃一通謁繼辱枉顧不以鑿坏之節用失傾蓋之歡邇者伏聞道體違和偃臥齋閣吳民負持槁禾無所控訴憔悴顛頓哀號道路公不強起何以慰之況今歲之旱異于往時赤魃為災熒惑見象紅光夜燭融風晝號爍石流金忽歷三月河乾不激井泥無禽七十老人目所未覩竊念公自下車刊除苛法布以仁恩照了庶情澤濡萬物道化大行民心允洽災祥不時其故何耶昔

夏桀之虐禍延有商劉英之寃憂在楚相天之積沴旣久而民之怨毒巳深矣然猶幸其及公之身而降之是天之不即棄民于死亡也何也公之德在民心民之所與天必亨之人之所歸神必聽之公能强起而爲民請禱又何感之不通而何請之不得也大雩之說有爲神農之書者備言之矣叅以穀梁之著論仲舒之巳行恐無不驗也吳有白龍之神載在祀典凡祭守令必親至其祠後乃遣攝以往至用吏胥不巳褻乎王淯南玥旱甚躬往請之見其祠宇傾圯祝日雨降而新之旋車而龍見入郛而雨沛淯南擢去祠猶昔也人則不信矣神

今[illegible]故通矣以悖逆也

何有胡可泉下車適旱令有司畧放神農之法爲龍形祠而呼之躬帥吏民徒步壇社一時戶設几筵罌水置蜥兒童幡幢燈香歌呼闐溢應時而雨比之隨車令一屠宰而不能斷吏則不虔於神何有某又聞郡守有閔雨之誠按公講救災之政某妄意今日所急莫大於釋繫緩刑次之蠲逋次之弛禁次之勸分次之防盜次之六者皆舉庶乎其能鎮撫之矣蓋吳自南岷公爲郡訟牒紛積兩造攝至扶而囚之踰時歷歲不復訊鞫囹圄之中縲絏成羣府治之前桎梏如市氣鬱而不泄疫延而不已京房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南岷雖去其弊猶

在故曰莫大於釋繫理官持法不平恒徇上意以爲輕重故情僞不得出入在心非辜而服上刑不道而獲平反者有之矣邇乃赤日之下執囚而刑之避罪在不赦亦足上干天和傳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而常陽者非耶故曰緩刑次之往令催科無狀遺逋積負十有餘年肅齋在郡荒歉所停一切畝算籍登司徒爲害莫甚一旦徵之民力竭矣値茲災沴朝夕不給何暇治桔槔哉怨謗之氣發于歌謠所謂蜩螗沸羹虛譁積亂失在過差者也故曰鐲逋次之吳人好貸富者利在得息故多賴而不吝貧者利在周給故倍償而不難負

擔之子百錢之資可給其饔餐鋤犁之夫三時之賴若取諸外府逋者私責之罪重于奸贓償納之令嚴于禁錮民趨一時之法而不知今日之嗷嗷無所顧望者是誰之過與傳曰號令不順人心其罰恒陽此其一耳故曰弛禁次之米價騰踴居賈持羸以射利外郡遏糴以自儲三寶不通泉布不流亦以致旱吳郡八州居粟之家紅腐于廩積金之室貫朽于囊誠能懷之以仁示之以信十出三四散粟于牙儈平糴鄉井而納其價責金于耆艾通商遠逋而反其金吏藉收之復歸其人使富者之有不失錙銖而貧者之益奚啻千萬故曰勸分次

之旱傷百穀則有冦盜上下俱憂其極憂也今白晝之中撻小兒而奪之食薄暮之時逢婦女而取其粄盜徵見矣星星不撲必燎于原涓涓不塞將成滔天此又有司之責也故曰防盜次之其無徐孺之賢以下陳蕃之榻之樊英之德能救成都之災所以為公喋喋者以公為知言故也公聞其言奮然强起吳民幸甚吳民幸甚

此風不知所止

論

原墨論

皇甫汸

貪墨之吏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輿金輦辟京邸爲場鬻爵賣官朝堂爲市持衡者若操籌焉謁選者若登斷焉盖朝通百鎰則夕蒙百鎰之酧夜納千金則旦受千金之驗取之者若探之囊而予之者若出諸袖由是契券交於豪門質貸遍於鉅室郡邑小吏足跡未陟其庭而收責者已先至其境矣不取諸民將運之鬼乎夫中人之性未有不貪得者也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服御之華玩好之飾有限也廣置豐積以長子孫有涯也徼寵

干利其用亡窮捄譽謝過其費莫算矣夫取諸人以益巳情也割所有以與人豈其情乎是謂亾於秦而取償於齊雖黥墨日報而貪汚不止者勢也矧今之大臣蕭曹爲秦晉丙魏爲潘楊班寮締爲世睦椒戚引爲譚私歲時餽遺動以億計吉凶慶弔百兩是將一切奢僭豈特衣履諸緣賈生痛其爲外塗屛錯蹝賢良斥其爲蝨而巳哉雖殷責苞苴之行漢矜簠簋之飾而患由官邪焉紓民困乎別有聚徒講學取徑於終南招友酣歌紲賄於長夜官惟擇美寸簡信于斜封地或求良東閣高於西邸致太宰不能得人主上亦欲除吏惜哉未聞按

取言難知人難不知人則失言矣

蜀郡之輸貨不避曹騰癸永昌之鑄金直侵梁冀若世由是探宸衷於闇豎排禁闥以錢神此明王哲后貴乎威福獨攬嚬咲自愛絕請託之私杜婚媾之際申籍沒之典嚴漏泄之誅草不宣于掖庭樹無談于溫室源遏上流而風庶乎其少息與

罪言論

天子設臺諫之官重言責之寄盖以刺百寮察萬民也匪徒利害得失攸係而人之賢不肖關焉唐虞敷奏上可達聰漢魏疏陳下將清憲今則給事科分御史道置權備糺繩職司彈劾者也明哲之庭若屈軼之指佞夫

鷹鸇之擊無禮在物且然矧伊人乎飾鷺彰其發隱冠豸示以觸邪使簪筆立朝貴戚斂手以避持斧按部貪墨解綬而亡輦轂憺其威稜臺閣欽其風采庶幾鮑薛之槩焉自辟孔光之奏董賢發其姦回任昉之按劉整數其釁慁亦可以脅息動色矣近覩章奏跡涉風聞事同毛舉若盜嫂撻翁無而爲有也鄰鈇市虎疑而爲信也殺青兼兩薏苡懷珠似而爲眞也展季覆寒目以爲挑子瑕奔疾坐以爲矯此泥其跡而不亮其心也或希旨於權赫若路粹之誣文舉或乘隙於寵衰若子虔之責商君或逞忿於己私若到洽之詆孝綽或媒孽乎善

類若牢修之册元禮既乏劉隗切正之義復罕傅盛哀直之辭詎浪鄙言好汚尺牘帷闥穢行亦濫惠文明主聖鑒當加欺謾之誅詩人交亂宜申投畀之罰乃敢鼠忌憑附不肖網疏蠅點單微羣賢株逮雖衆口易鑠而百足不僵致綴旒有蒙蔽之嗟負才與倒置之歎此非進言者之罪乎

蔡公有治郡事宜書一余每日夜讀

序

贈郡侯蔡公國熙入覲序　皇甫汸

隆慶戊辰乃　皇上改元紀曆之次寔履元朝會之始也內而畿甸外而藩臬郡邑小大之吏咸以職入覲太宰綜核功叙釐論官材以上于　天子賢不肖旣判殿最有差而黜陟行焉是旦也衣冠玉帛之華旌旄鐘鼓之設臚傳鷄唱之儀解辮削衽之賓歡呼拜舞於文陛赤墀者濟濟蹌蹌眆古特盛亦臣子之所利見而幸遇者也時吾郡守蔡公業當行公廣平人也由戶曹郎以賢稱簡命出守甫朞月多異政吳將移風而易俗焉鄉

之大夫士於公行也思數而告于執政以達于　聖聰
惟恐美未克彰而善或上壅也揚言曰吳自言偃以文
學列于孔氏之科發其精華之藴後世遂多摛績掞藻
之英公啓以性命道德之談而士端其趨矣吳自揚州
上錯海陵流衍賦號殷贍師旅之後田卒汙萊公爲省
耕勸課濬渠典利而農務其業矣吳民素機巧善雕鏤
纂組爲奇伎怪器公屏玩好捐亡益之具而工反其朴
矣吳闤闠通都襍賄韜積交貿射利公爲稽市戒吏無
私取而商操其贏矣吳自專諸擊刺多魁岸任俠六博
使酒公嚴遊閒之禁而民變其習矣吳自光僚骨肉相

戕後多閲墻之獄公爲閉閣謝過而民有兩弃其田者矣吳造樓船飛颿棹歌方響多山遊水嬉無間冬夏公嚴其禁而民志無蕩矣吳自館娃之餘尚有招摇倚市者公至斂跡矣吳好讕詞誣訊公察其奸而嚚訟不得售矣燕饗品物有制而華奢爲儉矣危冠侈袂放逐之而服衷矣毀淫祠撤妄祀而左道息矣公豈徒爲循吏即古豈弟君子寬大長者曷加焉夫朝會之典　天子令陳詩考禮罔非觀民風俗也孰有出于吳郡者乎昔漢宣中興考覈吏治常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　皇上雖非起于側陋之比而在潛邸特久知民疾苦同而求吏治之切均也當時爲吏者如文翁修起學宮除孝弟力田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黃覇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全安之罔非爲民計也孰有良於蔡侯者乎課列郡之最公爲第一守矣我明自孝武以來耳目之所睹記如天水胡公嘗飾以文治矣然未及彰善也吉水聶公嘗惇以禮教矣然未盡癉惡也西蜀王公嘗坐鎮雅俗矣然未遑飭政也公能兼之稽吳守之良公爲第一人矣舊凡守令入覲先期數月飭徒馭戒資裝擾於閭肆民不堪命公單車遄發

宿無春糧清哉矦矣吳父老譁然歎曰使子大夫之言
聞于執政達于　聖聰　天子乃曰有臣如此宜在公
卿輔弼之列出入禁闥召對清燕恐奪矦之速而民失
其望也　天子增秩賜爵如漢法晉職參岳借寇復留
如永康徐公故事庶乆道化成政和俗美吳其躋于至
德之世人人負達節之槩乎大夫士乃更起舉觴酌矦
而祝之父老遮道稽首矦麾之乃得行司勲氏退而書
其言爲贈

壽文太史九十序　代郡守

聞有天壽有人壽有家壽有鄉壽有國壽若夫挺靈鍚

似虛老先生壽文

哲爲世作模此天申之壽而年盖不足加焉立悳纂言垂名不朽此人修之壽而爵固不足多焉杖屨以安庋閣以奉此子孫之隆孝養也耆德宿望表正一方此鄉人之所以尚齒也燕饗有禮告存有秩此先王之所以引年也若太史衡山先生者秉倫鑒於三吳寄典刑於一代非古所謂達尊者耶　今上御極之初端冕右文側席求士遂企弓旌之招膺珪璋之薦待詔金馬給札蘭臺亦一時之奇遇也然非公所好乃倦長卿之遊高仲連之蹈抗跡山栖委懷丘索書絕交於貴門足不踐於令室四十載矣由是清節著于中朝懿行重于鄉閭

文章載于史館聲名爗于海内兼以妙解詩律則少陵非工並精翰墨則内史爲劣戲染六角價踊市間誤點尺幅異域爭購皆其餘事而公不以自詡也予晉家食時即聞其名想見其人而不可得幸而出守茲郡間造其廬接其光儀承其謦咳始大慰平生而公躋九十之年耳目聰明步履輕捷日逼問字之賓不輟揮毫之典使緇川朝訪猶可受伏生之經魯耶夕延尚堪備申公之顧盖公雖遊于羣秕之苑而不以雕篆傷氣雖産于紛華之俗而能以恬澹養心宜享遐永之齡綏康寧之福者也其視歸科顯仕爲何如哉竊怪夫養禮廢缺無

復鳩玉之頌燕饗之制珍糜之從蒲輪之遣公誕之辰聞其子姓昆第聚族羅拜觴而祝焉在詩曰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則家爲之壽矣履綦響臻軒車駢集觴而頌焉在詩曰酌以大斗以祈黃耇則鄉爲之壽矣燕饗之禮獨可廢乎矧今之郡古之國也今之守古之侯也敬老尊賢牧守之職也陳蕃下榻于南州謝朓餉秉于東海前史紀之矣乃與二三寮友圖爲公觴昉鄉飲之期惇大賓之享乃勅酒正具醪外饔司割樂師登歌擯紹贊儀公其照臨庠舍揖讓作階子等次第更起而獻壽焉展乞言之恩惠周行之示在詩曰如岡如陵三壽作

朋庶幾乎　聖朝之憲章國老之遺義歟僉曰善是舉
也嘉禮旣洽衆賓有懌予忝主者宜書其事俾吳人傳
之爲美談云爾敢曰文乎哉

吳以至德
建家俗宜
長源已

碑

重修至德橋碑　　皇甫汸

吳祀太伯自漢永興始太守麋豹建廟於閶闔門外其徙於內則自梁乾化間錢武肅始也廟臨金閶之溪宋乾道初沈度領郡乃建橋表坊廟曰至德橋因廟坊因橋云迄我　大明歷年茲多橋漸崩圮嘉靖癸亥開士屈眞定者募諸檀越圖惟鼎新人鮮樂施事未易集也監察御史閩中陳公　命下再借三按吳中駐驄茲地登瞰危梁顧瞻頹寢歎曰至德若此後何以觀乃不責諸爲民之上而誘于遊方之外乎遂檄所司捐贖刑之

金刋宅山之石盡易而更之徂暑而呀呷與仲冬而厲揭免力不踰時工不愆素基雖因舊無改而制則覩昝有加矣然引纜之提紛爲韜筒之肆虹跨之堰彎爲鱗次之居無復蒼檜翼門綠柳夾岸也由坊而祠將以次修舉焉二千石而下思紀鴻烈請勒豐碑謬以文辭見屬予按祭法有五若太伯者由克讓以敦俗民非假法而施建至德以肇基國可不勞而定左思侈其巨麗陸生美其協靈非百世宜享者乎若夫仲雍揚波於虞海季札蹈節于延陵貽厥後昆追嗣前軌苟不見德惟法是聞雖有脂茶之密不能回斗粟之謠箕距之神罔以

格鬪墻之訟故典狡易性滎陽無並逮之獄閉閣引愆高陵有兩棄之田乃知化理之本在彼不在此也高風既遜末俗寖偷禮讓之邦嚚頑善訟愿恪之民輕剽好鬪向也襲跡皮冠今乃縱情綺靡始也舭屣千乘終焉變色一簞公軫憂焉故新是橋者將薪是民耳俗猶梁也克讓則置諸安好爭則置諸危民猶水也有德則易以濟無德則易以溺由是往來茲橋者足將進而惕仰首坊下者潸焉而嗟有躬未遑謁其祠而赧然趨者矣是秉彝之在人心未嘗死而公激發之機入深而感速也粵稽古昔巡狩之典王者所至必陳詩以觀風納賈

以觀俗布德展義修禮秩祀皆所有事而公代 天子
優爲之豈曰輿梁有司之職非務其遠者大者乎爲下
爲民是謂鴻烈爲上爲德是謂令猷一舉而二善具宜
著之銘公名瑞字孔麟登癸丑進士由科第超拜御史
者相繼不乏爲閩世家云成化甲辰巡按張公淮嘗新
厥廟太史陳公音爲之記公同產也先大父祠祭公信
爲諸生時書其碑曠若有待重感于斯銘曰
至德造吳洪惟太伯宣父有言禮讓爲國懷風永歎禮
薦靡忒中葉道衰民乃作辟吾君之子鄙王與侯爵服
非玩爨潦是羞仲揚其波季濬其流端委于越比隆周

周肅肅桂下特節來巡六條咸察百隧俱新納民於軌
返俗以醇歸報我　后洽和神人烈士徇名太上不朽
聲聞於前光垂於後昭德塞違功實云茂銶踊兹梁文
石並久

不毀而禁亦何不可

毀舟對

皇甫汸

東敎公子問於通方先生曰聖王制器尚象舟楫興焉吳郡巨麗寔爲水區弘舸連舳巨艦接艫蓋自昔紀之矣識治者惡夫崇奢之病禮也華飾之蕩志也嬉遊之妨業也叢飲之釁鬭也冶容之誨淫也議將毀舟示以甲令裁以常模是爲反本以敦其俗矯弊以殫其化矣自今其可觀乎先生曰否不然此謂裂衣斷帶之禁而非弃車止擊之神也剖斗折衡之治而非沐樹息陰之化也僕聞之善防者循其性不改其故善牧者通其志

不拂其情是故障狂而壅之不若疏源而決流者易也御馬而佚之不若牽牛而豫貫者順也是故先王有因民之政而民宜之有隨俗之化而俗安之舟楫之利其究亦博矣非盡如子所云也用之聚族逆女以洽嘉禮用之送死弔喪以崇厚德用之祖遠餞近以暢離緒用之登山臨水以宣幽思胡蠹於政而欲毀之哉且疊樓島峙不借於瓊構之翬飛也錦飄霞搴不夸于雕墻之衣繡也軒幌之照水不多于緹帷之竟道也終宴之所費不浮于一饗之玉饌也芳辰之綴賞不曠於窮年之游手也采蓮之靚女不荒于倚市之明艷也中流之簫

豈不關於閭巷之絃管也何舍彼而取此葢事有緩急
物有大小治有先後政有因革今瑤臺無恙而餘皇被
災狐鼠當道而鷁首蒙戮里猾怙勢而榜人受禍嚚訟
簫鼓而櫂歌輟響殆非所以召和氣弭怨聲也吳之俗
靡冉貴比肩操嬴繼踵久矣成周風在四方先王不强
而同蜉蝣之刺不能齊之以儉沮洳之譏不能挽之以
奢使蘭舟桂楫不泛於朝夕之池危冠袨服不睹於長
洲之苑纖賄奇貨不鬻於吳趨之肆陳粟紅腐不儲於
海陵之倉巨商良賈不通於闤闠之塗而上錯之賦可
不登於天府之國庾一切盡糜之乎今夫舟之習於水

猶車馬之習於陸也爲之飾以珠玉錯以金貝被以繢罽藉以簟茀鏤以鈎膺文以輪轃約以鞗革和以鳴鑾非不麗也亦猶屏騎於周行而脫駕於魯道也未見其可也宰民者浸以湛恩潤以鴻澤惟恚康衢無鼓腹之夫南畝乏媚我之婦顧戒其樂胥坐而愁欝止其笑歌起而呻吟曷故焉昝季子入晉見今室惡而故室美新墻痺而舊墻高歎曰民力竭矣吳舟雖麗亦故室舊墻也民實不堪漸自痺惡耳若昔管仲沐枝而淫無慾期之役晏嬰弃車而民罷擊轂之戲致治有本導民有機故曰民可感而與也二子之謂也仁侯良吏勑躬閑心

端執務實達權挈要在宥去甚斯民將有率履從歟敃

行安節而嚮化者焉毀舟何爲哉